

序 言

經驗，是對眾事件深入反省後所孕育的智慧。

在教育事件上不斷反思，是每位老師、家長、青年工作者—教育工作者的責任，因為只有這樣，才能培養教育者的智慧與專業態度。

1877 年，鮑思高神父在巴黎發表演講，談到他 36 年來對教育的反思。這是他多年來，或者應該說，是他自小培養，所累積教育經驗的成果—他稱之為「預防教育法」。

今年是鮑思高神父創立慈幼會 150 週年。中華會省舉行預防教育法研討會，希望透過鮑思高神父教育法的啟發，繼續在教育者（老師、父母、青年工作者）身上，孕育一種教育的智慧，為當今青少年，提供有成效、更能配合他們成長的教育。

本小冊子包含兩大部分：理論篇、反省篇。

理論篇是張冠榮修士所翻譯的文章《鮑思高神父對待青年之道：在教育內之感情關係》；文章作者是慈幼學方面很出色的學者亞瑟·林迪神父。該篇文章簡單而明確地道出，建立教育關係的重要性，值得我們教育同仁反思，我們教育的目的是甚麼。

反省篇的內容非常寶貴，是二十位老師的經驗反省；當中的故事有血有淚，一方面顯示老師們專業成長的掙扎，另一方面，讓我們了解新一代所面對的困難。

《與我靈，取其餘》，是鮑思高神父的座右銘。他每天祈禱，也給他拯救靈魂的恩寵；為能夠完成這救靈事工，他鍛練取其餘的靈修，就是捨掉一切阻礙他救靈魂的事情，諸如個人的慾望、物質的追求，甚至不錯的意願、時間表等。

這小冊子在我們面前，展開了一條反省教育使命的路；願我們擁有上天的智慧，效法鮑思高神父的熱誠，成為當今青少年的鮑思高神父、他們的慈父與導師。

慈幼會中華會省

林仲偉神父

2009 年 10 月 7 日玫瑰瞻禮

編者的話

聖若望·鮑思高是一位偉大的教育家。他的偉大，體現於他對青年親切的愛。在他的行傳和著作中，處處洋溢著他對學生的關愛，關心他們現世和永恆的幸福，也表現出他作為一名公教教育家的超凡智慧。

在鮑思高神父看來，強制學生守規和懲罰犯錯的學生並不是教育的好方法；陪伴學生，與他們一起遊戲、學習、祈禱、做他們的同行者，才能及時知道學生在成長中所遇上的困惱和誘惑，並給予父兄般的指導。是以，鮑思高享有「青年慈父」的美譽。

鮑思高神父於 1859 年創立了慈幼會，把他教育青年的結晶品——「預防教育法」——留給了他的神子們。一代又一代的慈幼會士，從不間斷地傳承著「預防教育法」。到了今天，慈幼會的教育事業益發龐大，在學校和青年中心內工作的已不只是會士，也有很多非會士的老師和工作人員。他們是會士的「合作者」，切願與會士一起實施和分享「預防教育法」，依照鮑思高神父的意願，成為青年的慈父、慈母，使更多青年人在「預防教育法」的薰陶下成為良好的公民和信服的教友。

每一位剛加入慈幼會大家庭的老師，都獲邀參加由慈幼會合作者培育委員會舉辦的「新入職教師培訓課程」。這課程近

年也擴展到其他慈幼會機構的合作者。在為期兩年的課程中，會士向老師介紹「預防教育法」，並分享他們教育青年的經驗；老師則在教學工作中，實踐並體會在課程中所學到的。

課程結束前，每位參加者均須呈交一篇心得分享文章，講述自己對預防教育法的實踐及體會。從字裏行間，我們可看到老師們如何了解和實踐「預防教育法」。看見大家確能掌握「預防教育法」的精髓，令我們欣慰至極。這些青年的良師益友，正帶領著一大群青年在成長的道路上邁進。

我們把過去數年來收集到的、言之有物的心得分享文章，輯錄在這本小冊子裡，並誠意推介給我們的合作者。對每一位合作者而言，別人實踐「預防教育法」的經驗，確有啟發的作用；參考別人的經驗和體會，互相學習和印證，必然有所得著。尤其我們今日的社會與鮑思高神父所處的十九世紀已大有不同，「預防教育法」是否還合乎時代呢？這些心得分享文章正是有力的見證，「預防教育法」不但經得起時間的考驗，接納現世的價值，同時還為這個時代種種影響青年的歪風對症下藥。

編者

梁熾才神父

2009年10月5日

鮑思高神父對待青年之道：

在教育內 之 感情關係

亞瑟・林迪神父著

張冠榮修士譯

引 言

傳記作者雷蒙恩神父，經常評論鮑思高神父對待青年之道。在某處，他曾引用各項證言這樣寫道：

「仁愛」為鮑思高神父來說，是習以為常的。這是他教育法的基礎，因為他堅信，要教育青年，必須找到進入他們內心的方法（…）鮑思高神父是慈愛的、說話時是溫和的，以及帶着父愛，努力地循循善誘青年修養德行（…）孩子們即時被他高貴、溫和的態度、喜樂的神情，以及他那合時的優雅所折服和感動。這說明了為何孩子們感受到他那無可抗拒的吸引力。（…）鮑思高神父的舉止是如此吸引、悅樂人心、慈愛（…）以至（…）孩子們（…）讚嘆說（…）：「他真像主耶穌！」【英文鮑聖行傳Ⅲ，77f.】

可以從以下幾方面，彰顯鮑思高神父教育方法的真正特色：（1）鮑思高神父原創性地整合了人文精神和基督精神，並成功地以下列幾個文字表達出來：「理智」、「宗教」和「親切的愛」；（2）一種有助鞏固教育的風格，其特色是熟悉、自發、信任、喜樂；（3）在教育上巧妙地運用培育工具，例如：工作和讀書、宗教神業、倫理道德的力量，以及玩耍活動，如遊戲、運動、戲劇、音樂、慶典。

我將會評論這裡所提及的部分觀念。雖然為我們已經耳熟能詳，但是鮑思高神父對待青年的心得，仍能為我們教育者在工作上提供靈感。

初步評論

我想利用一些初步評論來揭開序幕。

鮑思高神父 —— 一個實際的教育者

鮑思高神父的言行舉止，全都從教育着眼。他透過祈禱院、宿舍和學校的工作，進入教育的領域。那時的年代，醒覺到需要教育，同時伴隨着公眾的立法，在教育圈子裡，也有相當的理論在施行着。然而，鮑思高神父在教育上的工作，成為一股力量，也在教育裡開始了一項龐大運動。他不是理論家，而是被一種對急需的哭訴力量，拉進這個領域去。他是一個實際的教育家，以他完全的卓越天賦和創意、完全的基督徒明悟和愛，以及完全的司鐸熱誠來投入這項宗徒工作裡；他還親自從事青年的教育工作—長達 25 年，從來沒有離開過這個崗位。

在經驗的基礎上寫作

無論如何，我們都不要被他實際的做法騙倒。從他的實踐和著作中浮現出來的教育卓見，尤其是那些特別論及這題目的，數目眾多，且具創新意念。

鮑思高神父所有的著作都包含着對教育的洞察力和建議。他撰寫的傳記（例如：高木祿、沙維豪、馬高聳）都說明了他在教育實踐方面的許多要點。但我們特別感興趣的，是他四部著作：（1）《教育青年的預防教育法》，寫於 1877 年，是為法國尼斯聖伯多祿孤兒院奉獻日的講辭而重寫的。他指出他在教育實踐中所運用的基本觀念和基礎原則，並把他三十年來從事教育的見識（並不是全部），具體勾劃出來。（2）《聖方濟沙雷氏會會院（學校）的規則》，也是在 1887 年完成付印的。它的內容發展自 50 年代早期，說出按照他的理解和實踐，教育工作的環境應該如何建立。（3）《來自羅馬的信》，信的日期是 1884 年 5 月 10 日，以記述夢境的形式，重申在教育青年上，從他的經驗所獲得的有效，和可行的基本原則及模式。（4）1883 年《關於懲罰的信》，這觀念是來自鮑思高神父的，但這封信卻不一定是他親自撰寫的。其中論及教育青年時，有關紀律及懲罰的問題。

鮑思高神父的教育觀念

我初步評論的末段，都是有關鮑思高神父的教育意念。按照他的看法，教育的關鍵，在於人的全面發展，並帶出個人的、最好的、可能的效果，而教育的願景，是成為一個成熟的基督徒——就是他所說的，良好公民和熱誠基督徒。因此，這是鮑思高神父為一個教育者的任務所下的定義，正如他為良好基督徒父母為教育子女的任務下定義一樣。雖然寄宿學校是他獲得教育經驗的優先場地，以及他的大部分教育著作都反映在寄宿學校的環境裡，但是他發展出來的教育原則，卻有著更寬闊、更多樣化的應用。鮑思高神父認為每一次接觸年青人的情景，就是一個教育的實況。

鮑思高神父教育方法的基礎 —— 教育者與青年的感情關係

鮑思高神父把他的教育法，建基於教育者和青年間的感情關係上。這精簡地描述了鮑思高神父對待青年之道，不管他是在怎麼樣的環境裡找到他們。實際來說，這方法的關鍵應用，是「熟悉」、「感情」和「信任」。我想簡短地逐一評論這些應用的觀念。

熟悉

為鮑思高神父來說，熟悉表示家庭式的關係，以及一個像家庭般一起生活和工作的方式。它的結果是家庭精神。它的反面，就是長上和下屬的關係，以及公事式、結構式一起的生活和工作。鮑思高神父很注重這種家庭模式，因為他相信，只有這樣的教育者，才可以與青年建立個人的關係。沒有熟悉，便談不上感情；沒有感情，就沒有互相信任；沒有互相信任，就沒有個人接觸，也就沒有教育。

1883 年，某巴黎報館的記者，講述他在華道角觀察到關於人們熟絡的情形：「我們看到了行動中的熟絡。學生形成了一個大團體，在他們之中，並沒有等級，是以家庭的形式，從一處移動到另一處。每一班同學都圍繞着自己的老師，移動時沒有絲毫混亂。」

熟悉的意義，家庭精神

記者觀察到的，只是家庭精神一小部分的外貌上的反映而已。鮑思高神父說的熟悉和家庭精神，是每一間慈幼會會院（祈禱院、宿舍、學校，就算是很大的），都應像一個「家」，而所有構成這個教育團體的人，都應像在家生活一樣。這「家」－家庭的觀念在這裡的功能是當模範，愈接近、愈相似愈好。今天，家庭的形像已失去了傳統的實質和符號所有的象徵性質。它的意義在文化中已失去了不少吸引力，而這文化在實際上，又已成功地拆除了它的感情空間。在這感情空間

裡，個人接受別人孕育出來的愛和關顧，而他又以愛還愛。這是鮑思高神父對家庭的觀念；他自己在孩提時候得到的好或壞的經驗，令他認為家庭生活是不可或缺的。在鮑思高神父的見解裡，教育團體（例如一間學校）只有在它盡力建立感情聯繫和關係時，就像一個有血緣關係的家庭，它才是真正具有教育意義的。

在這一點上，我想引用一些證供，來說明鮑思高神父是如何在祈禱院的團體裡，建立一個家庭般的環境。

他與我們一起生活，使我們感受到不是在宿舍裡，又不是在學校裡，而是在一個家庭裡，同時在一位最慈愛的父親指導下，他關心我們在精神和物質上的益處（賈利哀勞，英文鮑聖行傳 IV，203）。

在祈禱院裡，我們仿如在家庭中生活。我們對鮑思高神父的愛；我們想取悅他的意願，以及他對我們的管治，令我們在修練德行的道路上彼此競爭（巴利思奧，英文鮑聖行傳 V，486）。

祈禱院是一個家庭，在那裡，各人都是平等的。我們尊重長者和我們的上司，我們住在同一間宿舍裡，享有及熟悉同樣的喜樂精神（亞瑪岱爾，鮑思高和他的宗徒事業（1929），708、350）。

鮑思高神父把在教育團體裡一起生活，看作感情分享，猶如在家裡一樣。他說：「我要大家同心同德。」我想描寫我們一起所過的生活，因為我曾在那裡，在鮑思高神父時代的祈禱院裡。（…）我們感覺自己是生活在家庭裡的一份子。鮑思高神父常把祈禱院稱之為家舍

（加維理亞，鮑思高神父的教育法（1955），18f.）。

事實上，鮑思高神父從來沒有把祈禱院稱呼為學院（一間學校或寄宿學校）。在正式的文件裡，他稱它為宿舍。此外，在規則中，他稱它為「這家舍」、「我們的家舍」、「祈禱院的家舍」。這說法能更貼切地表達出祈禱院是一個「家」，有一個家的意念，而他就是家裏的父親。

現在用「家庭模型」來形容教育的關係，是傳統的做法。一般來說，它強調父子的關係，而不是其他家庭關係。教育者對青年來說就是「一個父親」，而青年就是一個「兒子」。這種關係，無疑是有着相互感情的特色，但是在某一方面，也有着一種嚴厲和高高在上的色彩，而另一方面就要付出一份敬畏的心。鮑思高神父用其他家庭關係的形象，來彌補這個形象的不足。推動教育者的力量應該是一種親切愛的感情，顯露出溫柔的、愛的關顧。在家庭裡，這是母子關係的特色。他又想以平等和共事者的身份來接近，陪伴青年，因此在鮑思高神父的心目中，教育者應該是青年的父親、母親和兄弟。用「家庭模式」來形容教育團體，並不是鮑思高神父於傳統上可以使用的唯一的模式，不過，他認為這模式明顯是最好的。在他的腦海裡，家庭就是最先的教育團體，也是教育孩子的一種自然設計，所以任何教育團體應理想地、盡可能地複製出家庭的氛圍。

這個選擇也含有個人的理由。雷蒙恩這樣述說：「在家庭裡所經歷的精神的愛，正是他心中最渴望的。」（英文鮑聖行傳 IX，324）

柏禮鐸說，這種對家庭親密的熱情，是鮑思高神父性格中的一個特色（預防教育法（1964），159）。史提拉相信這性格的容貌，是由於他自幼喪父，成為孤兒的結果（鮑思高神父 I，295）。

我懷疑鮑思高神父會否用「少年城模式」來形容教育團體。儘管他可以使用這個名稱－不是因為他反對學生參與，而是因為這使用了社會、政治的用語來形容教育團體。在城邑裡的關係，主要不是建基於感情，跟家庭中的感情連繫並不一樣。

熟悉及教育的入門方法

熟悉、家庭精神，是如何影響着教育的起始呢？

（1）首先，因着它的本質，應除去機構的想法、上司和下屬的關係，以及那些正規的格調。眾所週知，鮑思高神父在早期的日子裡，沒有辦公室或書房的，他就是在他的房間裡工作的。他的房間是開放的，許多青年都可以在那裡得到治療、安慰、鼓勵和指導。鮑思高神父就在他的房間裡接見了多明我沙維豪。雷蒙恩紀錄鮑思高神父是怎樣接待青年的，很是有趣。（布魯思奧回憶錄，ASC 123）。

他以迎接貴賓般的敬意來接待他們，請他們坐在沙發上，而他自己則坐在桌旁，留心聆聽他們的說話，好像視他們所提及的每一件事，都是最重要似的。（…）會面結束時，他會送他們到房門口去，更為他們開門。告別時說：「我們常是朋友，對嗎？」

(2) 第二，在一切之上，都要除去權威主義，因為它是權力的濫用。權勢和能力的濫用都會摧毀感情的關係，也會破壞教育的努力，因而引發反擊的回應。這在學校以外的地方也可以應用。如果家長濫用權力，會產生很大的破壞力。濫用權力者通常都會這樣辯稱，是為了對方好，但實際上卻只為了私利。這對那受辱及屈服後的年青人，有着嚴重和不能彌補的傷害——不只失去了尊嚴和決斷的能力，還會把仇恨深埋心裡。

鮑思高神父在他預防教育法的小論文裡說道，用權威的壓制最易解決問題，但是它不會使任何人變好，相反，它只會引起痛苦與憎恨。對鮑思高神父來說，慈幼會學校的教育者不是「老闆」。他們不能因為自己是指揮者，而把自己的意願強加在青年的身上。這就是他為甚麼這樣強調理智的原因。事實上，他說的預防教育法，就是建基於理智、宗教和親切的愛。

熟悉與理智的角色

鮑思高神父說的理智，有什麼意思呢？它表示了幾件事：

(i) 首先，理智可定義為正義和公道，是應奉行的規則，而不是讓教育者隨意而行。權利和義務時常都應獲尊重和履行；(ii) 第二，理智也包含合理的意思。對青年要求的每一件事，都要合理，意即要合乎比例和可能做到的——尤其是關於功課、紀律和宗教神業；(iii) 第三，理智也可以了解為可理解的。教育的決定和要求的理由，都應

該闡明，而其中的益處，也得到青年的欣賞；(iv) 第四，更廣泛地說，理智可以被認為是青年求學的動機。教育程序的重要和教育計劃是否有效，都要向青年說明，並要求他們合作和參與。

家庭式的入門方法：結論

為結束這些有關家庭精神的評論—鮑思高神父在任何場合，都把這種家庭式的入門手法，推薦給從事教育的慈幼會士。「我們必須有一個父親的心，而不是上司的腦。」（意文鮑聖行傳 XVII，866）教育者「應像孩子的父親」（聖方濟沙雷氏會為非神職人員的規則（1877），6）。在一封信裡，他說作為「長上」，也就是「教育者」，是做青年的「父親、兄弟和朋友。」（Ep-Ce IV，265）「每位青年來到我們的家舍，都應視他的同伴為兄弟，而他的長上，就可以替代他的父母。」（聖方濟沙雷氏會為家舍的規則（1877），61）

感情 —— 愛、仁愛、親切的愛

鮑思高神父常勸勉人說：「設法讓自己受到別人喜愛，而不是讓別人害怕。」（1863）在《來自羅馬的信》中，鮑思高神父共用了27次「愛」字。鮑思高神父解釋，他心目中的愛，是成熟的、不偏心的、精神的、大方的、無私的、自我犧牲的。它是耶穌訓示的愛。更簡單地說，鮑思高神父說，教育者應該愛青年，猶如良好的基督徒父母，應該愛他們的子女一樣。

愛表達在實行親切的愛上

如果情形是這樣的話，不論這愛有多深或多真實，我們都不只是說愛，而是要用實踐來顯示，這是證實的和表達的愛。鮑思高神父說：「青年不只被愛，他們更應該知道自己是被愛的。」（來自羅馬的信）「只有透過愛，和當愛被表露於形時，才能產生教育。教育者先要去愛和表露他的愛，才能受人愛戴。」（信）但這還是不足夠的。愛應該用某種方式來表達，要像耶穌或慈愛的父母那樣，表達出關愛、友善和溫柔親切的愛。鮑思高神父稱，以這樣模式表達的愛是「親切的愛」（loving kindness），也只有這樣，教育者才能與青年在個人層面上建立良好的關係。

教育者對青年要有持久不斷的臨在，尤其是在玩耍時－既然教育是基於這樣的一種感情關係，那麼只是與青年在課室和其他正規場合的接觸，顯然是不足夠的。教育者必須與青年建立恆久的臨在。他必

須在上課日及以外一切可能的環境裡，多接觸青年，尤其是在玩耍的時間。小息、休憩、遊戲和其他玩耍活動，都讓教育者與青年聯繫着，這時不光是教師的身份，還可以是兄弟和朋友的身份。在《來自羅馬的信》中，鮑思高神父這樣寫道：「要在他們喜愛的事物中被愛。透過老師參加年青人感興趣的活動，再引導他們去愛那些不大吸引他們的事物，如紀律、讀書和自我克制。」當鮑思高神父被問及該如何去拆除教育者和青年之間的藩籬時，《來自羅馬的信》所敘述在夢境中的嚮導回答：

與年青人建立友善的、不拘禮節的關係，尤其是在休憩時。沒有熟悉，你與青年之間沒有感情，而感情不明顯，相互間就沒有信任。如果你想被愛，你必須清晰地表現你的愛。耶穌與微小的人在一起時，要使自己也變得微小，並要承擔我們的軟弱。在友善的入手方式上，他是我們的師傅。教師只出現在課室裡，他僅是一個教師而已，但是假如他與青年們一起休憩和玩耍，他便成為他們的兄弟。（…）這信任為青年和長上（教育者）之間，創造了一道電流。心靈打開了，他們心中的需要和軟弱，也就不再有任何隱瞞了。這愛使長上（教育者）能夠忍受青年所帶來的疲乏、煩厭、忘恩、麻煩。（…）如果沒有友善的關係，這些不幸的事必然會發生。

很多時是在青年喜歡逗留的地方裡與他們相遇，而教育者正需要成為青年的兄弟和朋友，並開啟他們心中的信任之門。為了這個原因，所以鮑思高神父極重視在玩耍時與青年相遇的時候。

有關鮑思高神父在玩耍及操場上的理念與實踐－因此，我想多加一句關於在青年玩耍時的臨在，也談及鮑思高神父是如何重視玩耍的，以及它在教育青年上的重要角色。鮑思高神父相信操場是教育者臨在的最有效地方之一。我們可以公道地說一句，鮑思高神父的觀念是把玩耍作為教育的工具，這在他那個時代來說，是創新和超越的。他承認這不單是在玩耍上的「功用」，同時玩耍對青年人的全面發展，也是「必需」的。為鮑思高神父來說，教育是要幫助青年人達致成熟。它也幫助青年昇華心中的某種衝動，在與人競爭時達致自我認識，以及辨認和控制自己的能力。

操場，按照它在祈禱院的功能，實在是鮑思高神父具原創性的傑作。明顯地，每一間學校，特別是寄宿學校，都有操場。一般來說，操場都被稱為細小的休憩花園。青年們以小組形式，在休憩花園裡閒着傾談，或進行一些小型的、非體力的遊戲，而一名老師在監察着這個小息的情況。

鮑思高神父想要一個地方較大的操場，足夠容納許多青年在遊戲。還有，對休憩的想法跟他那個時代迥異。（i）首先，他要求的是真正的休憩娛樂，是那種能讓年青人消耗體力的活動和奔跑。有各種遊戲讓青年穿插其中，而孩子們可以選擇他們喜歡的遊戲，只要這些遊戲不會對身體或道德有危害；（iii）第二，所有慈幼會士（所有教育者）都要積極參加，同時不要疏忽了監察的責任。鮑思高神父認為參加他們的活動，不會損害了教育者的尊嚴。相反，這是最佳贏取青年信任

的方法；（iii）第三，鮑思高神父常在休憩娛樂時間臨在於青年中，並且積極參與他們的活動。直至 1860 年代的早期，他都是這樣做的。當他不能這樣做時，還是臨在他們之中，「策勵」青年遊戲。有機會時，他便會與孩子傾談，給他們一些鼓勵和忠告的說話，或是向他們發出邀請等。

從教育的觀點看，這種休憩娛樂有幾個好處；（i）首先，它讓青年的身體得益；（ii）第二，它令青年在道德上得益，因為參加玩耍，可以消除憂愁、掛慮、不良思想，和那些與無所事事聯繫着的麻煩；（iii）第三，遊戲可以帶來樂趣、愉快和歡樂，而鮑思高神父認為這些都是教育的前提；（iv）第四，在遊戲中，不拘禮節的、自然流露的自我表達，正好為教育者提供一個了解青年和他的性格的好機會；（v）第五，教育者在遊戲時，仿似「大哥哥」的臨在，如同輩一樣，能夠推動青年的士氣，孕育出家庭精神和互相的信任。

今天，學校裡舉辦有組織的運動，可以充當一個重要的教育角色，而鮑思高神父正是第一人，把它引進他的教育計劃裡。其實玩耍不僅是組織的運動或一般的遊戲，它還是青年基本的、滲透式的活動。教育者要認識到它的真正功能，並且把它視為一個優先與青年相遇的地方。

信 任

「沒有熟悉便沒有表達的愛，而沒有表達的愛，就沒有信任。」
（來自羅馬的信）

信任的觀念和角色

鮑思高神父這麼重視信任，因為他認為信任是教育的要素。他的教育法是建基於感情，而其首要效果就是信任（就是說，在個人層面上，把自己開放出來，交託給另一個人）。1883年，在一封寫給慈幼會士的公函裡，鮑思高神父這樣說：「記着，教育是一件『心』的事。」（意文鮑聖行傳 XVI，447）柏禮鐸評論說：「若果教育者不能成功地賺取青年的心，他的工作將是徒勞的。若果青年不把自己的心開放給教育者，那麼教育是失敗的。」（預防教育法（1955），205）。進一步來說，教育應有一種相互給予和接受的信任。這是關鍵所在，也是很難爭取到的。

信任：蘊藏的困難和鮑思高神父的解決方法

鮑思高神父很了解在教育過程中，關鍵時刻裡所藏有的困難。我們不能以購買、強迫或命令的方式得到信任。任何一位教育者，包括父母，都很難與青年，尤其是十多歲的青少年，建立信任和有回應的關係。鮑思高神父也不一定能成功地進入青年的心中，不過，他通常都能做到。我們又該怎樣解釋他的成功呢？

(1) 首先，鮑思高神父對教育青年是這麼投入的，作為教育者，他的誠懇和真實，是毋容置疑的。他的臨在和隨時樂意幫助的精神、他簡樸和完全誠實的言行、他合時及溫和的入手方法、他那平靜和充滿微笑的面容、他沒有半點威嚇和令人解除對抗的和善態度，通常都會讓他成功地打開青年對他信任之路。

(2) 第二，鮑思高神父是一個教育奇才。他因着天賦和恩寵，擁有不尋常的感性特質和直覺能力。年青時，他已經能夠聖化其他孩子的思想和意向（參考 MO-Ce，27）。他跟青年談話，青年們不但明白他說話的內容，還明白他。從談話中，一種關係就是這樣建立起來。他說話的語詞從不高深，總是像朋友般傾談。他說話緩慢、清晰、簡單、直接、具說服力，在这一切之上的，是完全的真誠。他會跟青年說，我對你們打開了我的心，把心中所想的直說出來；你們也不要怕這樣做（參考英文鮑聖行傳 VII，305）。

鮑思高神父與多濟樞機，以及在羅馬人民廣場上頑童的故事，正顯出鮑思高神父能夠「接近」青年，以及與他們「相處」。這故事的前因，是討論如何走近青年，賺取他們的信任。以下是按照傳記作者解釋的對白內容：

「尊敬的樞機，如果青年對他們的長上沒有信任，那是不可能教育他們的。」「我們要怎樣才能贏取他們的信任呢？」樞機問。「設法吸引他們，以及消除一切導致疏遠的事。」「我們要怎樣才能吸引他們接近我們呢？」「先走近他們，要像他們一樣，並設法迎合

他們的口味。」（英文鮑聖行傳 V，600f.）

餘下來的事情我們都知道了。他們乘坐樞機的馬車來到人民廣場，鮑思高神父加入了一群正在廣場上遊戲的青年裡，跟他們一起玩耍。

然而，單是走近他們還是不夠的。我們怎樣做和怎樣對待他們才是至為重要的，因為我們要他們接受我們。傳記作者又收集了一些鮑思高神父在這方面的言論。有一次，他引述鮑思高神父的說話：

讓我們對待青年，猶如對待耶穌一樣，把祂當作我們學校裡的學生。讓我們以愛來對待青年，他們也會以愛還愛；我們以尊重來對待他們，他們也會尊敬我們。他們必須漸漸承認我們是負責的教育者（長上）（意文鮑聖行傳 XIV，846f.；英文鮑聖行傳予省略）。

有關信任的總結：彌額爾・馬高霽

鮑思高神父如何在第一次遇到彌額爾・馬高霽時，就贏取了他的心，這是他如何接近青年及進入他們心內的一個完美例子。一個有霧的黃昏，鮑思高神父在小鎮裡，等候着夜班火車。那時他聽到廣場上有一群青年在玩着某種遊戲。他走上前去，正要接近他們時，他們卻四散跑開了。當時只有一個圈子的領袖沒有跑，他就是彌額爾・馬高霽。幾句針鋒相對的說話後，鮑思高神父向這個孩子提出幾個溫和但尖銳的問題。他知道孩子的父親死了，為了養活一家人，母親要加班工作。孩子沒有上學，也沒有學手藝，整天在街上遊蕩。幾句開場白後，鮑思高神父解除了他的敵意，於是以嚴肅的態度問他：「如果你

有機會脫離這種生活，又能學一門手藝或去讀書，你願意嗎？」「好哇，」馬高霽說：「但誰會給我這樣的機會呢？」「我會，」鮑思高神父回答：「讓我們討論正經事吧！」不一會，火車到了，他對馬高霽說：「立即去找堂區神父，告訴他鮑思高神父想與他聯絡。」其後的故事我們都知道了。這是一個不平凡的紀錄，叫我們知道鮑思高神父進入一個青年的心內，賺取了他的信任，開始了一個教育進程，並引領馬高霽為教育作出了個人的委身。在大部份的情況下，他都能成功地建立起在個人層面上的關係，並且獲得了信任。

結 論

加維里亞是一名慈幼學者，又是在祈禱院過着家庭般生活的親身見證人，讓他的證詞作為我們的結論。他寫道：

（鮑思高神父）是一個靈魂的克服者，但他的武器是良善。我說的良善，是家庭式的、謙虛的、衷心的、可愛的，同時是父親的、母親的、兄弟的；不是那種屈尊就卑的，而是引人接近，設法與人相處，為人着想的，為人創造空間的。（…）雖然他的工作沉重，但是他無論在哪一個鐘點、哪一樣工作，都常為那個最後來找他的人，保留着自己；保留着他的思想和他的心。一言以蔽之，他愛我們，我們感受到他那份愛的力量。那對青年人的愛，表達出親切的愛（loving kindness），正是他的教育法的三大基礎之一（鮑思高神父，故事的輪廓（1934），91）。

甚麼是慈幼會的 辦學精神？

如何把此精神實踐在 學校教育裡？

馮慧如 (鄧鏡波學校)

首先，讓我先簡單介紹慈幼會的成立。慈幼會是從事使徒工作的修會，也是鮑思高神父仰慕聖方濟各·沙雷氏的溫良和熱心而成立的。教育和福傳是慈幼會使命的核心，當中那些貧苦無告和被遺棄的青少年、青年職工和所有準備投身到社會工作的青年，是優先被選擇的，因為青少年正生活在人生關鍵的階段，他們所處環境是困難的、易受影響的、脆弱的，經常暴露於極大的危險中，很容易成為社會不公義的受害者。慈幼會深信選擇服務社會中貧苦青少年，是一項必須履行的責任。

慈幼會的辦學精神，是本著聖若望·鮑思高神父一種發展全人（身、心、意、靈），並以青少年為核心的教育精神。鮑思高神父的教育法，稱為「預防教育法」，這教育法完全建基於理智、宗教和親切的愛上；它不單預防青少年處於需要受罰的境況下，相反，要讓他們生活在發揮自我，並獲得鼓舞的環境中。這是令人快樂的、友好的、整體的教育理念。這教育法在青少年中，凝造教育的氣氛，鼓勵青少年完全表達自己，引導他們養成良好的、健康的、喜樂的、提升生命的習慣。

「預防教育法」是一種教育的方法，它的教育特質在於以下幾方面：首先，我們期望能在青少年中間，分享他們的生活，使我們得知他們的真實經驗及價值觀，以同理心去明白他們的內心世界。接著，

我們會以無條件的接納，轉化成持續不斷的能力，使我們能與青少年對話，並幫助他們成長；我們更深信「愛」的力量早已存在於青少年（甚至是最貧窮的青年）中，這力量可透過正面的、美好的經驗而發揮出來。其次，我們會以「理智」轉化成合理的要求與規則，使我們的建議富於靈活性及說服力；「宗教」可理解為意識的發展，就是意識到天主臨在於每個人身上，並發揮基督徒福傳的能力；「親切的愛」以教育的愛展示出來，這愛促使人成長，並達致心靈的相遇。我們深信，一個能產生正面人際關係的環境，以及充滿愛與信賴教育者的臨在，更可以使青少年們充滿活力；以策勵的方式與青少年相處，相信在他們內蘊藏著積極的資源，使青少年可入正途發展。

「預防教育法」的另一方面是「牧民」：這是向青年福傳的計劃，在我們與青少年相遇中，青年的本性及超性的傳承得到重視；另外，教育的環境促成這計劃；這計劃透過教育（尤其教育最貧窮及最有需要的青少年）而得到實現；它促進青少年正面資源的發展，並向他們介紹基督徒生活及青少年成聖的具體方式。

「預防教育法」的最後一方面是「靈修」：預防教育法的泉源和中心，在於經驗天主的愛，天主會救贖每一個人。透過這些經驗，驅使教育者易於在青少年中迎接天主，相信天主賜予他們與祂相遇的恩寵，這經驗也召喚教育者在青少年中服務祂，認識他們的尊貴，在他們美善的資源內更新信仰，教育他們達致生命的豐盛、圓滿。

在我多年的教學生涯裡，我發覺單憑愛、教學熱誠及學術化的教

育理念，是教不到好學生的；我所指「好」的定義，不單是成績好，也是指有一顆良好、純潔及善良的心。鮑思高神父的「預防教育法」，正可彌補現今教育制度的不足，因為它讓教育工作者明白，教育學生不只是注重成績，也要教導他們做一個有用、有責任及有承擔的人。首先我們要從學生的內心出發，先了解及投入他們的生活經歷，透過互相溝通及聆聽他們的內心說話，讓我們之間產生信賴的關係，最後作出合適的引導。還記得在今學年初，我班有一個成績特別差的學生，他在堂上經常睡覺、遲到、欠功課及成績不理想，每次當我收到老師對這學生的投訴時，我內心覺得十分可惜，因為我班也算是理科成績最好的一班，他怎可是我班的學生呢？當時我心裡有點怒氣，當我正想找那個學生責罵的時候，突然我想起鮑思高神父曾教導我們要以親切的愛對青少年，因為我能與那位同學相遇，也是天主賜予我們的恩寵及無條件的愛，於是，我把怒氣收起，並以平靜的心與那位學生對話。經過一個多小時的談話，我終於了解他在課堂有如此的表現，是因為父母婚姻出現問題，每天在家中都是聽到父母的吵鬧聲而不可安眠，當我知道那位學生最需要的，是老師的關心而不是經常責罵後，我每天去找時間與那位學生談話，在與其他老師的配合下，幸好問題最終得到解決，學生也可以開朗的心情回校上課，成績也有所進步。

每當我們遇到一些較頑皮的學生時，我們特別需要對他們有合理、但具靈活性的要求與規則，否則我們的要求，便欠缺說服力及不易被他們接受了。有一天，當我拖著疲累的身軀，正準備踏出校門回家時，在學校正門外有幾位初中同學集合，其中一位同學的校服欠整齊，我

便上前提醒他整理校服，但當我與他面對面的時候，我便嗅到一陣強烈的香煙味，最後我發覺他手上拿著一根燃點著的香煙。起初，我邀請他進入學校進行記過事宜，但他卻以無禮的態度拒絕及恐嚇我，那時我並沒有因此而害怕，相反，我以溫柔的語氣勸導他返回學校，那時在我腦海裡浮現一段《鮑思高傳》的電影情節，那情節是講述鮑思高神父在教導一位偷竊的頑劣青少年，如鮑思高神父所說，青少年是生活在一個容易受影響及脆弱的人生階段，他們更是容易被社會遺棄及疏忽的一群，若我們能耐心聆聽他們的心事，以及以同理心去了解及合理的要求教導他們，相信在天主的恩寵、引領及幫助下，憑藉鮑思高神父的預防教育法，我們一定可以教育學生成為一個有責任、有承擔、有勇氣、有自信、勇於表達自我、發揮自我，以及能向身邊朋友分享天主福祉的有用青少年。

吳庭輝 (粵華中學)

本人在學校擔任校醫，雖然在平常工作中沒有太多教學的機會，但在與同學傾談的時候發現，很多情況下，都可以應用預防教育法。不單老師需要靈活運用這教育原則，其實每位在學校工作的同工，都應該好好掌握當中的要義。在課程中所提及的預防教育法，是由鮑思高神父倡議的，並且經過多年的應用而總結出來。它在慈幼會各教育機構中的應用，亦表明了這教育法的實效。所以，在現今社會風氣日益敗壞的環境下，我們更要好好將此教育法，運用在學校的工作當中。

鮑思高神父提出的預防教育法大原則分為：

1. 預防勝於治療；
2. 用理由說服學生；
3. 以宗教信仰薰陶學生；
4. 以真誠的愛心打動學生的心；
5. 積極、愉快、樂觀、進取、創新的做人態度等。

上述五點非常重要，主要可分為理智、宗教和仁愛三部分；各有關聯，缺一不可。

首先，在理智這方面，應包括預防教育法中的預防勝於治療、用理由說服學生和灌輸積極、愉快、樂觀、進取、創新的做人態度這幾點。我們要教好一個學生，最先決的條件，就是為他們建立一個良好

和健康的學習環境，這可令他們沒有學壞、變壞的危險和機會。所以，我們應該常常視察校園內的環境，例如一些平時老師少注意到的暗角位，就要多加巡邏，這樣可防止學生在這些地方進行一些不良行為，如吸煙、打架等。另外，要亦師亦友地與同學們相處，其實這個尺度是頗難掌握的，因為如果與同學過分親近，他們就只會當你是朋友，當你要提醒他們一些錯誤時，他們不會接受，甚至會惹來反感。鮑思高神父與青年相處時，就能在師、友之間取得平衡，結果，青年們會聽他說話，並容易接受他的教導，以及對錯誤的指正。但在教導學生時，就要運用預防教育法中用理由說服學生這點；要做一個講理由的人，要從學生的心理及處境去想，因為我們有些時候，會因為沒有從他們的心境出發，以自我為中心，受怒火的驅使而失去理智，於是不能作出一個公平的判斷。結果，往往會把可教好的學生，變成別人眼中頑劣的一群。此外，不要隨使用權威或懲罰壓迫學生，鮑思高神父說：「讓學生自由發表自己的思想；但要注意糾正他們一切不合教育的表現、說話和行為。」即是說，要在合情合理，以及為學生好處而適當地作出一些懲罰。此外，通過教育及宗教，給學生認識到，世界雖然充滿邪惡和敗壞，但要有邪不能勝正的信心，所以要懷著積極、愉快、樂觀、進取、創新的心去聯手改造世界。

宗教，就是預防教育法中以宗教信仰薰陶學生這一點。事實上，這一點對一些非基督徒就比較陌生，因為我從小到大，都是在天主教會學校成長，在學校裡已接受到很多宗教的道理；其實宗教在倫理層面的道理，能導人向善，給予學生一個正確的人生觀，培養學生有良好

的品德；我們教育學生，並不是只教他們學問，同時要培養他們做一個有良心的人，因為一個人如果沒有良心，就算他再有學問，長大後對社會亦無好處，甚至會利用其知識做一些壞事，這不正與教育的宗旨相違背嗎？所以，要讓學生們多接觸宗教信仰，與天主建立關係，令他們能從中學習真理，憑良心做每一件事，並藉天主的恩寵力量，抗拒引致邪惡的誘惑。

最後，就是慈愛－以真誠的愛心打動學生的心。事實上，鮑思高神父的教育法，名副其實地稱為「愛的教育法」。「愛」，不能只放在心內，還要宣之於口，付之於行，因為學生們不是你肚子裡的蟲，他們有時不知道你愛他們，所以有時不要吝嗇愛的表現，不要為表達對學生的愛而感到害羞，要讓學生見到你的愛。例如，有時老師們努力地為學生備課，放學後又不辭勞苦地留下來與同學溫習，這些在學生眼裡並不一定會感到老師為他們付出了，要讓學生們更容易感受到你的愛，我想就是要學習鮑思高神父，與青年們打成一片，要融入他們當中，成為他們中的一個。他們的長兄，在日常相處中表現你愛他們。那麼，到底怎樣融入他們當中呢？我想就是要愛學生們所愛的，你愛他們所愛的，他們就更容易接受你。到這裡，當學生能感受到你的愛，他們就會對你產生信賴，對你敞開他們的心扉，你的教導就能進入他們的心中，這樣你的教育工作也就能成功了。

學習完鮑思高神父的預防教育法後真的獲益良多，這使我更有把握應付日後在工作上遇到的問題，同時提醒我身為一個校醫，工作不

只是處理學生的傷患及開展健康校園的工作，也要顧及學生們的全人發展，關心愛護學生，樂意聆聽他們的心聲，為他們謀求幸福及成功，這也是我工作中重要的一部分。

萬志良 (香港仔工業學校)

慈幼會的教育法，就是預防教育法。鮑思高神父用了「理智」、「宗教」和「仁愛」三個詞語，來表達這由他所創建的樹人方法。

理智方面，我認為它是指人格、良心、智慧、自由、人性、文化、工作及群體生活時所需的條件和價值。從方法上看，理智該是逐步建立起來的，而事實上，鮑思高神父用深刻而精煉的字句，例如：求學、喜樂、虔誠、勞動、忠厚等，去表達這些培育的目標，好使受培育的青少年，懂得建立生命和工作的動機，和接納真正的價值、創造未來、尋找人生樂趣與幸福。當然在今日科學與文化的進展中，人對「自我」的認識更多元化。為此，我們必須留意時代變化的步伐，辨認目前出現而吸引青少年的價值，如：和平、正義、自由、交流和分享、提高婦女地位、團結一致、生態環境等等。

宗教方面，我覺得宗教信仰不是盲從，而是理性的抉擇，為體驗恩寵的親臨而去恭聽、融洽和順從等。我們應該肯定上主的福音必會照明我們的人生觀，而最重要的，是喚醒青少年的心，邀請他們去接觸基督。在這方面，我想該有以下三個重點：第一是為青少年祈禱；第二是用最吸引的方法將天主愛人的美妙和偉大，灌輸給他們；第三是與他們一起祈禱、頌讚和感謝天主。

仁愛方面，我相信青少年、甚至是每一個人，最早嘗到的快樂就

是「被愛」的感覺。他們若不能被愛，其成長必有很大的欠缺。愛具有很大的感染力，不過我覺得單單愛青少年仍不足夠，也要令他們知道被愛。仁愛正是要達到這個目標的重要條件。慈幼會重視「慈幼家庭」的精神，在學生面前我常扮演著「長兄」的角色，希望能使學生在成長的道途上得到一份安全感和信賴，因為隨時隨地都有一位「大哥哥」在旁，一起面對困難和挑戰，這樣在其身心靈的成長過程中，能找到一個榜樣，以發展他們判斷和適應的能力。

作為總結，我認為要準確瞭解鮑思高神父的預防教育法，只讀他和別人著作還不夠，必須在真實的教育生活中實踐。教育是一件活生生的事實，與其只以文字傳遞，不如現身說法。我特別強調「活用」，因為我們的時代、環境、文化、習俗、甚至宗教情況，與鮑思高神父當時的大有區別，死板的照樣去講、去做並非妙法；我們必須適應環境而活用，因此必須研究和辨別哪些因素是跟著時代而須變遷的，哪些卻是永垂不朽的精神和原則。我本身亦出身於慈幼會學校，可是我受培育的時代及環境，已和今天相距甚遠。所以必須在鮑思高神父的預防教育法基礎上，與時並進，才能延續鮑思高神父的教育傳統。

蔡建業 (鄧鏡波學校)

從小一到中七，我是在慈幼學校唸書，可以那麼說，我間接是在鮑思高神父的愛護下長大的。慈幼學校的特色之一，是她的足球場。在這裡讀書，除了要成績好，還要很醒目。很多人羨慕我校的足球場，但卻為我帶來一點壓力，因為慈幼學校對學生的要求，比其他學校的要求還要高。如果我不能成為神長們眼中的醒目學生，該怎麼辦？他們會不喜歡我嗎？其實鮑思高神父的教育理想，就是為青年提供有益身心的活動，使他們放棄不良嗜好。但是當時我並未體會到這點，以為學校要我們參加許多課外活動，是為滿足一些難以達到的要求。

我永遠不會忘記陳鴻基神父，和 1991 年 12 月 21 日。當時我讀中六，是慈幼學校攝影學會的副會長，在慈青日，被派去聖類斯中學擔當攝影工作。我熱愛攝影，背著一部舊式的手動相機和大閃光燈，拍起照來倍添吃力。我想，既然拍照是我的職份，也是我的嗜好，何不盡量忘掉痛苦，努力工作？於是我開始用工作麻醉自己，對每一個拍攝角度、每一組光圈和快門的設定，都費盡工夫。不久，我進入忘我境界，連身體的疲倦也置之不理，拿起笨重的相機拍照，只消半天，便拍了四卷菲林。

原來陳神父早已留意到我，事後對我的工作表示肯定，使我感動萬分。原來慈幼會看重的是人的內心，不是單看這個學生是否醒目。陳神父也改變了我對慈幼的看法，因為神長重視我們對慈幼會的忠心，

以及我們服務的心！慈幼也不單是靠足球場來訓練足球員，也不單是靠課外活動來吸引人，而是透過這些活動來造就青年的心！

我童年時認識慈幼會，也造就了今日我在鄧鏡波學校實踐慈幼教育法。首先，我們要具備時代觸角，了解青少年問題，好像當年鮑思高神父因了解青年而成立青年中心一樣。

慈幼會特色之一，就是利用預防教育法，防止青年學壞。今年新入職，我便要接手任教中五。暑假時，我抓緊時間備課。我想，一定要在開學不久，便要取得學生的信任。同時，我猜這班學生也可能會挑戰我。開學了，我被指派任教中五電腦班中較差的半班。一進課室，情況不妙，部分同學把腳放在椅子上，有些同學髮型不合標準。最糟的是，大部分同學都不友善地搖動身體，並且以帶有敵意的眼神向我傻笑。

了解青年的心是最重要的。由於早有準備，不消幾秒鐘，我就分辨出這班學生屬於甚麼類型。他們想挑戰我，但是由於我才第一次教他們，與他們還未發生衝突，他們對我還未至於憎恨。如果我處理得宜，其實可以在衝突發生之前，改變他們的態度，達至預防教育法之目的；假若處理不當，後果不堪設想。

我左手拿起課本，右手拿起一張紙，然後問：「看看這本書和這張紙有甚麼不同？」當然是厚薄不同。又問：「如果這張紙上已經總結了書中最重要的部分，掌握這紙上的文字，等於掌握整本書，你認

為如何？」為課文作總結，是我學科上的強項，因為理科著重思考，背誦愈少，思想愈清晰。若把一大堆東西往腦袋裡塞，好像大塞車一樣，又怎能思考呢？

接著又舉行堂上測驗，了解學生的程度。同學們都有點兒膽怯，結果差不多全班都交白卷。就在最灰心喪志的一刻，他們的傲氣消失了，察覺到挑戰老師，並不能換取好成績。我忽然想起耶穌基督的話：「沒有病的人不需要醫生，有病的人才需要。我來不是來召義人，而是來召罪人。」於是我對學生說：「無論你們測驗取多少分，只要你們願意，我便願意教。從下一堂起，我每天都會盡心教你們。」

就在四十分鐘以內，我改變了學生的想法。下課時，班長對我說：「其實我們願意學，請求你為我們重溫去年的課程。」這一刻，每位學生在我眼中都是美麗的。當年鮑思高神父沒有直接指出青年所犯的罪，而是叫他們辦告解。我也沒有當面責罵學生的驕傲，而是透過測驗和鼓勵，使他們自我反省，以達至預防教育的目的。

鮑思高神父對學生有很高的要求，當遇到學生學壞便十分難過。他在夢中看見青年被蛆蟲蠶食了（比喻作被罪惡吞掉了），便心如刀割。鮑思高神父主張令學生知道規則背後的意義，明白規則都是為了學生的好處。因為「單單愛青年還不夠，還要使他們知道自己是被愛的。」驅使青年向善，最好的方法是使他們感到被愛，並教導他們自愛。反觀今日香港社會對青年寵愛有加，卻鼓吹愉快學習。但是愉快學習也有它的害處，就是當老師有責任使學生感到愉快時，學生便漸

漸忘記自己應盡的本份，以為快樂是理所當然的，那就更不懂自愛了。

我相信「令青年感到被愛」比單單「愉快學習」更有意義。今年我任教了頑皮的 F. 2C 班，他們第一堂便差點兒失控，並不願意聽我的指示。我為了找出特別的方法教導他們，於是又想起了鮑思高神父。青年人做甚麼也不打緊，只要不學壞便可以了。但是這班學生喜歡做甚麼便做甚麼，卻不知道自己所作的是對還是錯。我決定給這班學生一個深刻的印象，於是我嚴肅地向他們說道理。

「首先，讀書和守規是學生應盡的本份，我必嚴格執行校規。但是我為甚麼這樣嚴呢？我要這樣要求幼稚園學生嗎？不會，因為幼稚園學生不能達到我的要求。我這樣要求中二學生，是因為你們是聰明的孩子，你們有智慧和能力達到我的要求。」學生們聽到這話都呆住了，他們從沒想過自己這麼受重視。我又說：「警察訓練學校裡是嚴肅還是輕鬆呢？正因為警察學校要求高，我們才有優秀的警隊。同樣，我們認真地上每一課，勤下苦功，久而久之便訓練出良好學生來。」聽到這話，同學們好像發現了自我價值，又高興，又驚奇。

後來，F. 2C 班在課堂上很合作，即使我如何指出他們的錯處，他們都樂意接受。我相信帶領學生向善，他們便會發現人生的價值，並且從心底裡得到滿足、發出感激。鮑思高神父對那些從鄉村跑到城市裡去的青年人也是如此，那些青年無所事事，但鮑思高神父沒有放棄他們，還教他們祈禱。鮑思高神父要求青年辦妥善的告解，這是對青年很高的要求，顯出神父的愛心。但是從告解中，青年人認識自己的

罪過、身心得到潔淨、得到天主的寬恕，於是青年人便知道生命的價值。

我後來加倍用心教導 F. 2C 班，他們看見我起初嚴肅，接著講道理，然後是友善的教導，便自然產生感激，建立了師生關係。到現在為止，每次上 F. 2C 的課，都是秩序和學習氣氛俱佳。

我認為鮑思高神父令人欽佩的地方有兩處。首先，他與青年走在一起，了解他們的處境，關心他們的需要，並自己成為了青年的朋友。另外，他又教導青年奔向天主的懷抱，努力做好本份，成為一個平凡但擁有高尚情操的良好教友。我印象最深刻的，是兒時鮑思高神父的母親不准他與那些壞孩子一起玩耍，但若望說：「我很想和他們一起玩耍，因為當我和他們在一起時，他們便不會說污言穢語。」

如果再有機會探討鮑思高教育思想，我希望多了解何謂「慈幼青年靈修」，可以的話，再看看其他聖人，例如聖多明我沙維豪的事蹟便好了。

譚淑霞 (澳門粵華中學)

每次測驗，總要學生將所有書本放在書包裡，然後把書包的拉鍊拉好，扣子扣好，而書包是放在椅子下方，不能胡亂放在地上，而抽屜內絕不能放置任何東西，甚至一張紙巾也要棄掉，最後，學生亦不能坐在原位上，而要調換位置，而每一次測驗所坐的位置，也不一樣。很多學生覺得我很麻煩，浪費時間，也好像不信任學生似的，但我卻一直堅持這做法，因為我深信，防患於未然！

在師範教育中，會學到很多教育方法、教育理念；很多老師都能學以致用，運用、設計不同的教育方法，務求增加學生的學習興趣、吸收能力；而學校方面，很多時以有限的時間灌輸無限的知識，作為教育的一大目標，於是，科目增多了，學習時間加長了，但除了知識之外，學生還能學到甚麼？品格的培育與發展，又在哪些科目上呈現呢？在繁重的授課壓力下，老師只管拼命完成教學進度，而學生的品德教育，往往會被擱置一旁。那甚麼時候會再被重視呢？就是在學生發生問題時，品德教育才會再被提起，例如校園欺凌事件，就是有學生遇到意外後，才被揭發的問題。於是，我們可從報章上看到來自各方的意見，說甚麼要多多關注學生的情緒、行為等等，但當事情告一段落之後，便沒有人再跟進，也沒有人再提起，事件似乎在我們身邊，默默地溜走了。其實，就算事情發生後，真的有人挺身而出解決問題，但既已有學生受到傷害，試問，這時候才解決問題，是否太遲？

我深信能投身教育工作的老師們，都是基於對小孩子的愛，不過，這份愛很容易被繁重的教學工作所淹沒，久而久之，老師們就會淡忘從事這行業的目的，而變成了一副教學、改簿，以及不斷「增值」的機器。而那份愛，也就在學生發生事情後，才會再顯露出來；那時候，又是否「愛得太遲」呢？所以，當我接觸到鮑思高神父的預防教育法時，真的有當頭棒喝之感，沒錯，為甚麼我們經常要「補鑊」、而不能「預防」呢？

《禮記·學記》中有云：「大學之法，禁於未發之謂豫……」意即大學的教學方法之一，是要在一切邪惡的念頭未發生之前，用禮來教育、約束、禁止，這就是預備、防備的意思。鮑思高神父的「預防教育法」理念，與中國古代聖賢的思想，正是不謀而合。也可以說，不論中外賢哲，都認同「預防」勝於「治療」的道理。可是這道理，一直被我們所忽略，現在回想起來，對於學生的許多問題，如果我們能有「預防」的話，就不會發生了。

怎樣才能做到預防？我相信愛心、關懷是其不二法門。在課堂講學時，需要一眼關七，觀察每位學生的反應，若遇有異樣的學生，便需多加留意，或在課後與他傾談，了解他最近的狀況；在小息、或上下課前後，也可主動到學生聚集的地方，花五分鐘時間與學生閒聊，拉近彼此的距離，多了解學生所想所思，藉此打開與學生的溝通之門；此門一經打開，當學生有甚麼煩惱或問題時，自會主動來找老師，而老師也就能把握時機，先將問題淡化、瓦解，就不會讓問題深化、發生了。

或許，有些老師會覺得，那有這麼多時間與學生閒聊呢？我們實在有太多的作業要批閱，太多的課程要準備，老師的工作，實在太繁重！我們，實在太忙了！但我想，忙與不忙，在於時間分配上是否獲得平衡，若我們能妥善安排自己的工作及作息時間，相信必能騰出時間來關懷學生，注意學生在學習以外的事情，貫徹「預防教育法」的精神。其實，當我們能預防學生的越軌行為，能讓學生朝正確道路前進的時候，他們自會專心上課，努力學習，那麼，我們的教學，豈不變得更容易、更輕鬆嗎？所以，如鮑思高神父所言，與學生溝通，常在學生中間，與學生在一起，並不是浪費時間，而是更有利於我們的教學。這就是鮑思高神父的預防教育法，從愛出發，不但能矯正學生的行為，還能提高他們的學習水平，這是如此神奇的教育法啊！

若我們能真的貫徹這教育法，相信就不會慨歎一句：愛得太遲！

鄧佩菁 (天主教慈幼會伍少梅中學)

加入慈幼會的大家庭已快三年了。在這兩年多的時間內，我確實體會到慈幼會對其辦學精神的堅持與執著。這種堅持，不單在「新入職教師培育課程」中可以意會到，就連走出課堂、在日常學校生活裡，比比皆是。我剛到慈幼會學校任教時，對此是感到愕然的，因為我過往的學習，是在沒有宗教信仰的學校裡完成；我所認識的所謂辦學精神，只能在宣傳小冊子上找到。然而，慈幼會的辦學精神，隨處可見，並能在實踐時親身體會得到。在這兩年多潛移默化的感染下，我學會該如何對待學生。坦白說，慈幼會的精神，實在令我受益不淺，因為我開始明白，真心體諒學生的重要性。除了我們中國的孔子－萬世師表外，慈幼會會祖鮑思高神父，要算是我們教育工作者新一代的楷模。

談到慈幼會辦學精神，會令人想起「預防教育法」；當中三個要素，分別是理智、宗教、仁愛。這三大要素的側重點各有不同－「理智」，是以理智發揮正確人生觀；「宗教」是以宗教之善薰陶品德；「仁愛」是以親切之情循循善誘。不過，我認為三者是殊途而同歸的，因為所有教導學生的方法，均源於一個字－「愛」。鮑思高神父的一生，深深令我知道，我們要愛學生。他不是一個教育理論家，也沒有留下什麼教育理論體系，但這不減他作為一個成功教育家的榮耀，因為鮑思高神父不以理論為先，而是著重於以「愛」去教導學生。我認為，只要以真心實踐我們的教育精神，必能如鮑思高神父一樣，成功教育青

少年。雖然我不是天主教徒，也不是出身於慈幼會學校，但每一次在歌頌鮑思高神父的活動裡，我都真心讚頌鮑思高神父，因為他的一生確實令人敬佩。我明白到在我的教學生涯裡，本着鮑思高神父的精神，不論在甚麼環境、對待怎樣的學生，都能同樣教育好學生。

至於，要說如何把慈幼會辦學精神，實踐在學校教育上，用文字作闡釋工具，我真感到有些困難。其實，真心去體會、並用心把精神實踐在學校教育上，是一道微妙的內化過程。或者容許我在此分享一下這兩年來一些學校生活的點滴，嘗試透視慈幼會辦學精神如何實踐在學校教育上。

某年的九月中旬，我接手一位開學便離職老師所留下的中文課。他留下的一班，被公認為全校行為最惡劣的兩班其中之一。接手前一天，該班班主任故意找我聊天，好給我充足的心理準備，以及一些對待該班學生的妙法。或許，因為我經驗尚淺，他怕兩星期後我也會離職。幸好，兩星期過去了，我沒有離職。在他們身上，我感受到他們的心都是蠢蠢欲動，但我卻不認為他們很壞。可能放學後，他們會做各種壞事，但我感受到他們需要有人「錫」。這一年裡，我和他們的關係良好，在別的老師口中很惡劣的學生，對我也很好。有一次，一個學生被訓導老師教訓完，一走入課室就怒氣沖沖，把我放在教師桌上的東西全部掃到地上，頭也不回走到課室的角落坐下，喘着氣，看着窗外。我在他轉身時補充了一句：「你今日又做乜呀！」，然後把散落地上的東西撿起來。其他同學卻被這一幕呆住了，而我則若無其

事，繼續講課。過了十分鐘，這個同學走到我面前說：「Miss，今日做咩工作紙，畀一張我。」我給了他後，他回到自己的座位安靜地完成。事後我在想，如果我執著於老師的尊嚴或規矩，與他爭論，或要他把地上的東西撿拾起來，他會更怒氣沖沖，更會感到受人欺壓。其實，我們的工作都只是教導他們對與錯，只要讓他們明白，方法是可以靈活的。這一次，我沒有訓斥他的錯處，但最後，他心底裡卻知道自己做錯了，因為他走出來要了工作紙，並把它完成；相信這是他歉疚的表示。他明白自己的行為錯了，更有歉疚之心；其實，這已足夠了，老師們並不需要一句道歉的說話，或嚴厲的懲罰。這事上，我的老師尊嚴沒有受損，相反，事後我得到更多的尊重。

此外，我亦想說說耐心對學生的重要性。這無心向學的一班，每次派發的工作紙會很快的落在地上。我每見到一張，都會親自走過去撿起來，還給他們，然後補充一句：「快做啦！」。經過兩個月，我開始聽到有同學在我撿拾工作紙時說：「有無搞錯呀，你就不對啦，又要 Miss 幫你撿工作紙」，甚至，當我開始撿拾工作紙時，同學會馬上自己撿起來說：「Miss，等我來」。我以為，教訓他們十萬八千次，要放好工作紙，不要讓它到處飛，這是沒有多大作用，因為只有我們具有耐心的行動，才能讓他們真正明白。又有一次，一位同學拿了我剛剛派出的工作紙，便隨手用來包垃圾。有趣的，他馬上被幾個同學叫罵：「有無搞錯呀，浪費晒 Miss 的心機」這句話真的令我很感動，因為我沒有花多大的心思去改變他們，然而，他們在我們的相處過程中，卻明白到很多其他衍生出來的道理。一班被公認為惡劣、在學校

外可能是壞人的青少年，居然也可以有這樣的好表現，或許，是因為他們感受到我的付出。這一班任誰都不想面對的學生，卻給了我不少教學的啟示。往後，我再沒有機會教他們，但每次在校園裏見到他們，在遠處他們就會大叫：「菁菁」。我常要他們小聲點，不要太張揚，但他們總是「教而不善」。

在慈幼會的辦學精神裡，我體驗到，只要你真心對待學生，他們必會深深感受得到的。

陳永強 (粵華中學)

常常聽到有人抱怨，現在的學生實在是「一蟹不如一蟹」，愈來愈難教了。聽到這句說話，身為一位教師，當然有所共鳴。但感嘆背後，我覺得應該多加反省，不能只是宣洩情緒、一味埋怨，因為只是抱怨並不能解決問題－如何去教育我們的青少年。

有時覺得自己真的很幸運，可以進入慈幼會的學校唸書，而大學畢業後居然又能重回故地教書。最初當教師，甚麼都不會，又沒有經驗，很是憂愁。幸好學校已早有安排，為我們這些新教師，進行有關「鮑思高預防教育法」理論及實踐的培訓。對於我們新人來說，實在有不少啟發。

當初接到校方所發的《教師手冊》，覺得它很薄，但裡面居然就記載著鮑思高神父一生的教學心得，實在不可思議。細看之下，發現別有洞天。

和其他傳統的教育理論家不同，鮑思高神父沒有撰寫一套有系統和完整的教育理論，但他卻以身作則，留下了極多的事蹟和教育原則；以他自己的行動實踐，向後人表達他的精神、教育方向和目標。

眾所周知，教育對青少年成長至為重要，但愈來愈多人發出前述那種「每況愈下」的抱怨，實在是一個不可輕視的問題。雖說學生真的可能在素質上有問題，但我覺得教育效果除了看學生本身外，教育

制度、學校文化，以至教師的做法亦是重要的因素。在傳統的教育下，怨聲不斷就意味傳統的做法開始不切實際了，應該為傳統教育的理論體系注入新的思想。而在眾多理論中，鮑思高神父的「預防教育法」正切合現今社會的需要。

傳統教育著重以教師為主導，強調教師的權威，堅持文化價值的永恆性和客觀性，一律的課程、一律的規條，要求學生受教、受規範，有錯就施以嚴厲的懲罰；教師與學生保持距離，尤其是上司更應少出現，以保持一份神秘感和權威，令學生懾服而就範。該理論體系認為，學生只有在守規矩的情況下，才有可能學到東西，若有違規，便施行嚴厲的懲罰，以起阻嚇作用。很明顯，這是一種強制式的教育法，雖然現在很多地方已有明文禁止體罰，但並不代表上述那種要求學生就範的教育方法已銷聲匿跡。我敢說，現在的教育工作者，大多數仍然抱著權威的心態－你（學生）不服我就要罰你，只是懲罰的形式不同罷了。很明顯，很多學生都被懾服於這種做法之下，雖然他們很聽教、聽話，但其實有很多是心有不甘的。起初我教書的時候，亦曾遇過這種學生，本以為以各種方式罰他，他必定改過，殊不知這往往行不通，更糟的是帶來反效果，學生以後再也不聽教誨了。另外，這種教育法亦有一大缺陷，就是過於著重培養學生的知識，對於學生品格的培養則不太著重。

而鮑思高神父提倡「預防教育法」的原則及其具體實踐的方法，沒有上述的問題。它作為學生的指導方針，致力提供一個適當的環境，

讓學生在喜樂中學習，使他們發揮個人潛能，各展所長，貢獻社會。他強調發展學生的品格和社會道德多於知識的灌輸或智力的訓練。他認為道德才是整個教育的目的，而我亦深深認同這套方法。

首先，無可否認，現在的學生真的「變」了。作為教師，亦應作出相應的調整，以達到教育的目的。在實踐中，我試過以記缺點、罰站、罰抄等手段，試圖令學生屈服而聽話，但我發覺這不但沒有用，反而會令他們憎恨我，從而在學生群中產生不良影響，最後導致愈來愈多的學生不喜歡我。學生愈不聽教，就愈是用嚴厲的手法去處理，結果形成惡性循環。以後即使再跟他們講道理，亦在無形中多了一層障礙，他們並沒有用心聽我的話，因為在他們的心目中，我是個「老師」，而不是朋友。

後來，隨著經驗增加，以及對鮑思高預防教育法的認識日漸加深，我開始嘗試改變我與他們的接觸方式。我嘗試以理性的態度來接觸他們，因為我知道，每一個人都有他的內心問題，不會輕易向別人透露，而只有十多歲的少年亦不例外。每次發現他做錯事的時候，我都會忍住怒火，先問他們究竟為甚麼要那樣做。其實，認真深究的話，根本沒有一個學生是要存心跟自己作對的，他們的行為都有他們的苦衷，只是不敢或不會表達而已。只要能控制自己的脾氣，其實，很多問題都只是很小的事，犯不著大發雷霆，破壞與學生之間的關係。例如有很多次，有幾位學生被不斷投訴在上課時睡覺，屢勸不改，亦受了不少的處分，但即使處分再多，情況亦沒有改善。後來，經過耐心的接

觸，才發現他們自己也不想睡覺，但有的受家庭問題影響，有的則患有不可告人的疾病……知道真實的情況之後，我作出適當的措施，及必要的輔導，問題亦隨之慢慢消失了。雖然不是每個案件都得到圓滿解決，但我自己覺得這並不要緊，因為我知道學生漸漸開始信任我，即使是一些比較私人的問題亦會詢問我的意見。最重要的，是隨著彼此之間信任增加，關係亦逐漸深厚了，慢慢的由沉悶的師生關係，發展為朋友關係。這種關係的轉化，除了為上課教學帶來不少便利外，亦對培養學生的品德起著積極的作用。由於學生對老師的信任，老師的很多說話和言行舉止都能影響學生，而且這種影響是很深遠的。

我亦覺得運用「預防教育法」後，班裡的氣氛緩和了很多，以前的白色恐怖消失了，同學之間亦比較團結，這對營造一個充滿「愛」的氛圍貢獻很大。隨著氣氛的改善，我與學生之間的話題多了很多，球星、卡通、網上遊戲……等，凡是他們喜歡的，我都邀請他們講給我聽，而他們亦很樂意這樣做。當然，我亦會把我想說的說給他們聽——也就是以前無論怎麼說都聽不入耳的「人生大道理」：如何做一個天主的兒女。在良好的氛圍中，以他們能消化、接受的方式，灌輸給他們。我亦發現，用這種方法跟現在的學生溝通，在今天的世代特別受用，因為現在的學生與以前的不同了，不是你講甚麼他們就聽到甚麼。現在的學生已相對早熟，而且受到媒體的灌輸，甚麼都講求自我、獨立，要有自己的一套。作為老師或父母的，如果還想好像自己小時候一樣，強行把自己對學生的期望灌輸給他們，恐怕只會帶來反效果，甚或關係的破裂。

最後，我想以一句說話作為本文章的總結，這亦是我自己對「預防教育法」的親身體會：「如果一位老師只在講台上出現，就只不過是一位老師而已；可是，如果他們去與學生們一起遊戲，他就成為他們的大哥哥了。」

梁穎媛 (天主教慈幼會伍少梅中學)

慈幼會的辦學精神，就是「預防教學法」的實施，簡單而言，是在理智、宗教和仁愛這三方面，陪伴青少年，邁向成長。

理智，是指不用權威或懲罰去壓迫學生，卻是以合情合理的態度去培育他們，使他們走當行的路。

「管教」是學與教範疇裡一門高深的學問，「先管後教」也成了一道管理的金科玉律，對一切違反校規的行為，我深信每位老師有責任即時作出制止。管教的原則和目的十分明確。現今年青一代，娛樂事項多不勝數，手提電話和電子遊戲機，很快便攻佔了青年人的心靈。上課時心癮難除，乘著老師不覺，他們便在抽屜下偷偷地在按。現在當老師的，要時刻留神，若一發現違禁品出現，便要靜悄悄地走到他桌前，勒令他先交出違禁品由我保管，下課後再來找我；我相信，必須讓學生明白管教的真正意義，明白在課堂內應有的規矩和秩序。若「守規矩」這門課也學不好，日後在社會上又如何遵守法律，做一個盡責的好公民呢？

課堂上的管教，並不同肆意的責罵或嘲諷，因為這根本於事無益，相反要讓學生明白，上課時要專心聽講，而且老師不會容忍課堂內各樣的違規行為。學期初要理智管教，常遇到大小不同的挑戰，因為學生不知道老師的容忍底線，常藉故犯規，從而探索老師的「底

線」。因此，老師對各同學的標準和底線要保持一致，不能徇私偏幫，否則，只讓管教成為空話。當然，我知道要堅守這個原則並非易事，過程中也許會受到學生們的不禮貌對待，因為人總會有情緒。然而，我會盡量不把這些負面情緒在學生面前顯露；即使嚴詞責罰後，面對所有同學，亦必須把情緒立即冷靜下來，繼續課堂教學，這樣才能讓學明白督責和管教也是老師愛的表現，而且「對事不對人」，同學們最終也會明白老師的立場和苦心的。

宗教，指以宗教信仰薰陶孩子。

人和天主是受造物和造物主的關係；人的一切皆來自上主。所以，一個人的整體發展和成長，有賴培育他建立與上主的關係。學校有不同的宗教活動，計有四大瞻禮和四旬期的捐獻，而不少學生也是慈幼青年會的成員。我不時看見他們在練習球技或不同的技藝表演時，態度變得積極進取，與平時判若兩人。在早會中，同學們大多專心細聽老師在信仰上的個人分享，而對我而言，這正是身教重於言教的體現和實踐。四旬期的捐獻歷時四十天，每天早上傳遞奉獻箱時，我也以身作則，投下奉獻金，以幫助有需要的人；我總相信信仰的種子，靠不同的宗教活動，已撒在各人的心裡。我們雖不能操控種子何時開花結果，但慈幼會以宗教信仰植根於學生心靈的事工，無論如何，也讓學生們受益，教導他們不致做出有違良心的事。

仁愛，指以真誠的愛打動孩子的心。

在學校工作，不時要面對紛繁的教育課程改革、培訓課程、各類

事務會議，工作使人疲乏是不爭的事實。在教學上亦同樣面對走不出的「死胡同」，為了教學進度、學生學習進度，往往出現趕限期的狀況，因而忘記了教學的首要任務是「教人」；老師若只是朝著「教書」的大方向走，便只會懂得鞭策學生，去完成各式各樣的課業、測驗和考試，而不會關心學生身心方面的成長，這樣，教學真的變成一項「工作」，絕對無助於打開學生的心扉。故此，在年中或學校假期時，我會檢視自己，是否已掉進「只理工作，不理學生」的困境當中？初執教鞭，面對一群比自己只是年輕幾載的學生，心裡著實有太多的擔憂，要麼跟他們打成一片，變成亦師亦友之徒，還是板著面孔黑著口，凡事就是從「不准」著手呢？我進入慈幼會學校任教之時，案頭有一本綠色的「慈幼會教師手冊」；最初以為是一些事務條文，殊不知打開一看，越看越感興趣，當中提及「仁愛」，是整個「預防教育法」核心之所在，若沒有愛學生之心，則難以打動學生，亦難以建立信任的關係。

我也曾擔任成績稍遜班別的班主任，還想起九月中旬，面對三十多位男生，一張張陌生的面孔，大家也是「互不相讓」，簡單一個調動座位的安排，也曾鬧得很不愉快；同學們在其他課堂不依新座位表安排，總是坐在喜歡的位置上，到我的課堂時，我還未踏進教室，大伙兒已板著臉、坐在新編排的位置上。課室裡似乎凝聚著一股銳不可擋的沉默，像要一觸即發似的。那一次，我沒有教授任何課文，只是平心靜氣地跟他們解釋，調動位置安排的目的，只是讓新舊同學互相認識，讓能言善辯的同學與內向文靜的同學並肩而坐，各取所需，並

非甚麼「針對」和「懲罰」；我更坦承表達，對他們陽奉陰違的做法，倍感難受。同學們也有向我反映意見。這樣，一個多小時的課節，氣氛不久便緩和下來，最後同學們在我的引領下，也跟我道歉了。座位表在大家共同討論下修訂過來，日後也再沒有因位為編排而再起爭執。我發現，面對怎樣的學生，老師只要本著「以心為心」的教學理念，所有問題，必定可以迎刃而解。

總括來說，慈幼會的教學理念，包含著三大元素，但在教學、訓導、輔導範疇上也有不同的演化，簡單而言，「愛」就是整個育人教育上不可缺少的元素；用愛心督責、說話誠懇、以愛待人等這些原則，從古到今是不可推翻的教育理念。

梁錦輝 (香港鄧鏡波書院)

教育下一代，從來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；由蘇格拉底到孔子，從耶穌至佛陀，都在思考和實驗如何化育世人，期望透過教育這個環節，令人心淨化和啟蒙、令社會至善和進步。

擔任教師，轉眼間，已踏入第六年頭。雖然教學年資仍不算長，但期間接觸了不同的辦學團體和教學理念，任教的學校也包含不同的宗教背景和資助模式。在撰寫這篇反思文章時，不期然躬身自問：自己的教學方法是從哪裡學來的？也許部分是入職前從教育文憑課程學習來的，亦有從我的老師身上模仿來的，更有同事提點建議的，但最關鍵的部分，只怕離不開慈幼會的影響。

慈幼英文學校中學部，是我正式開展教學工作的處所。那一年，剛畢業的我，首先接觸到「鮑思高神父」這個名字，也首次接觸到「預防教育法」、「臨在」等名詞。最初，我覺得「臨在」這觀念很簡單，不過是多些與學生共處，盡量走進他們之中，跟他們多聊天、多親近罷了，並沒有察覺它背後的意義。這些要求，在慈幼學校的足球場、籃球場，以至乒乓球桌、足球機旁，也是不難實踐的。在實踐的過程中，我很快便留意到，這所學校的學生，無論是中一、二的「小朋友」，或是中六、七的「大哥哥」，都很樂意與老師親近，走在一起。這不單因為男孩子性格較開朗坦率的關係，相信是由於這所學校數十年來，師生間早已習慣了這種相處模式。

透過默默的觀察，我漸漸發現，不獨師生關係亦師亦友，修院的神長比老師們更熱衷於實踐「臨在」。修士儘管年紀不輕了，也會和中一、中二的學生比賽乒乓球，或在小息與學生聚在一起，討論數式；神父雖然有校長的身份，也會在午膳時、放學後，像朋友般跟同學們坐在球場旁邊的觀眾席上，談天說地；校牧雖然工作繁重，亦會抽空替同學綵排慶日活動，甚至和善會的成員外出探訪。原來，鮑思高神父的預防教育法，深深影響著修院的神長們，神長們又以此感動了老師群，在這樣的氛圍下，難怪慈幼會屬校的老師，也較其他學校的老師「親民」、「友善」了。凡此種種，跟自己中學時師長的關心問候，多少有點不同，整個校園的氣氛是融洽的、和諧的。這些現象，令我思考：為甚麼這所中學，跟我曾經實習和就讀的，有這樣的分別？

有機會修讀課程，認識慈幼會的教育法和辦學宗旨，雖然只是一年，已讓我明白到「預防教育法」的意義，在於透過「臨在」，令學生感到關懷，製造學生與師長共處的機會，令師長可以在教室外，聆聽學生的心底話，分享他們中學生活的喜與悲，及早發現他們行為和思想上的問題，予以提點和糾正，同時間接避免在學生犯錯後才給予懲罰。我最後恍然，這個教學理論原來一點也不簡單；我最初理解的，只是它的表象，是如何實踐的方法，但它背後的目標，實在很高，竟要以一個簡單的概念，解決青少年成長時種種複雜的問題，達到教育孩子、讓他們快樂成長的終極目標。我也明白為何港澳所見的鮑思高神父畫像，身旁總是有著一群孩子一走進青少年之中，與他們同行，便是實踐這套教學理論的最佳方法。到處可見的畫像中，原來早已透

視這關鍵的教學宗旨，對老師們進行「教育」和「示範」。

及後，我轉到一所有名的官校任教，又到過一所將軍澳的新校當老師，有了這番比對，我更發現：預防教育法的建立與施行，相較於名校改善學生成績的補課制度、新校規管學生行為的訓輔制度，對學生而言，有著更深遠和全面的影響。因為它針對的，不只是學生在校內數年的學業或操行，而是讓學生能在師長的伴隨下，健康快樂地成長。只要青年人快樂、感到別人的關懷，他們的成績和操行問題，也是不難解決的。這套教學法適用於任何成績組別的學校，因它的立意，本來就是針對所有「青年人」，並非只為某一類別的學生而設定。

回到慈幼會屬校——香港鄧鏡波書院，我明白慈幼會學校的學生，無論成績高下，為何總是掛著一臉歡笑；與人相處時，為何總是純真和悅。他們的快樂，是感染自校園而發自內心的；是老師和神長的臨在，令他們得以快樂成長，當將來進入社會後，他們也會因著這份喜樂而立足，感染周遭的人們。

當我踏進香港鄧鏡波書院，就看到神長們在小息時，走進足球機附近的人群中，與學生聊天、競賽；在午膳時，捧著自己的便當，走進課室與學生共進午餐；在放學後，與學生一起參加課外活動，下棋遊戲。儘管環境與以前不同，但一切又似曾相識。我看到的，不再是臨在的「現象」，而是臨在背後那種對學生成長的關懷和照顧。無論教育制度如何轉變、教育環境如何變易，原來，鮑思高神父所創立的教育理念和辦學宗旨，在慈幼會士與屬會老師的堅持下，仍然薪火相

傳，延續不息，燃亮著每一所屬會學校的校園。

今天，我在慈幼會屬校已任教了三個年頭，終於得償心願，完成這個延伸多年的慈幼會教學課程。由最初的接觸和觀察，到離開慈幼會後的反思和體驗，再重投這種氛圍中，感受它對教育青少年所起的作用，實在感觸良多。往後，每當我走進校園和課室時，都會有一份「任重道遠」的感覺。因為我明白到，在鮑思高神父創立的慈幼會學校任教，承擔的不只是知識的傳授，也是令青年人在快樂和關懷下成長的重責。

黃佩儀 (鄧鏡波學校)

預防教育法並不是鮑思高神父（一八一五至一八八八）所創的，在他之前早已存在，但是鮑思高神父蒙受天主的恩寵，以他對青年極大的愛心，不平凡的智慧和魄力給歷代採用的預防育法加上了一股新的力量，故此出現了一種鮑思高神父的預防教育法。

聖鮑思高神父不是一位理論家，而是一位實踐家。一八七七年三月，當時鮑思高神父已有六十二歲，從事教育已有四十年之久的他，寫了一本教育法的小冊子，事實上，這本「預防教育法」小冊子，原是鮑思高神父為法國第一間慈幼會學校開幕典禮中所發表的演詞，頗得好評，後因大眾之要求，翻譯成意文而付印的。他所寫的是他四十年的實踐、經驗和成就，因此這本小冊子有其獨特的價值，可以說，是鮑思高聖人教育青年的精華和結晶。

鮑思高預防教育法

鮑思高神父把預防教育法的原則濃縮在這句話裡：「這種教育法完全建立在理智、宗教和仁愛上。」它們彼此之間的關係好像是一個三角形，相互關連。

理智

第一個原則：理智。為培育青年當然要運用理智，教育者和學生

都要善用理智。首先教育者常應合理、合情、合法。不單學校裡的章程、規則和措施本身應該合理，而要適當地向學生解釋，使他們明白其理由，心服口服。為做一個講理由的人，教育者應該認識青年人的心理和背景，以作一個公平的判斷。此外，良好的教育要求有紀律，可是紀律，猶如法律，為人而立，非學生為紀律而存在，因此紀律必須適應學生的環境而不能苛求。教育者尤其在判斷學生的過犯、或加以責備、警戒和懲罰時，必須合理。犯規的原因可來自多方面，所以鮑思高神父曾說：「教育者要非常明智和忍耐，用理喻和宗教使學生明瞭自己的錯誤，而改過遷善。」

我很認同鮑思高神父的講法，在處理學生問題上，我們必須有理智。很多時候，教師都會因一時的氣憤而說了一些傷害學生的說話，很多時候關係便會因此而破裂。故此，任何事情，任何時候，我們都應該冷靜和理智。曾經一次，我勸喻一位同學剪頭髮，我說：「同學，你的髮尾很長，回家叫媽媽帶你去剪頭髮。」但那位同學的態度很差，還說：「你搵到我阿媽我話你叻！」這時，我很憤怒，這是什麼的態度，十分囂張，但我又覺得很奇怪為何他會這樣說，故此我無即時處罰他，只跟著說，要他盡快剪短頭髮。隨後，我便即時問訓導主任有關這學生的背景，才知他媽媽在監獄中。所以，如果我衝動地去繼續與他爭論下去的話，便可能把這個同學的心傷透，有誰希望給人知道這些家中醜事。現在，我和這位同學的關係也不錯，有需要時，他會主動來找我幫他剪頭髮，雖然我沒有問及他的家事，但彼此的信賴關係已建立起來。

鮑思高神父曾說：「讓學生自由發表自己的思想；但要注意糾正他們一切不合教育的表現、說話和行為。」又有一次，我被派往一班中二班代閱讀課的時候，有一位同學多次拒絕拿出英文閱讀課本，並堅持用一本琴書當作英文課本，還在班裡大聲說老師不懂英文字。那時，我很憤怒並命令這位學生到校務處，我跟他說他的不是時，他還說：「我唔會驚你，我唔識你！」這時的我十分不滿，到現在還記得當時的情況，我說：「同學，我是來這裡教書，教你道理，明辨是非黑白，絕對不能接受你這些歪理，你不識我不重要，縱使我是掃地的，你也要尊重。」不久，訓導主任入來調停，雖然這位同學說了幾次對不起，但我仍然繼續訓示他，因為我認為讀書不好不重要，最重要的是品德人格，不能滿口歪理。今年，這位學生已經中四了，我還教他英語，最初我也很擔心他會否針對我，相反地，他很尊重我，很多事情都會跟我說。我絕對贊同鮑思高神父所說，我們要注意糾正學生們一切不合教育的表現、說話和行為。

宗教

第二個原則：宗教。鮑思高神父說：「教育的目的是青年的公民責任、道德和學問的培養。」即我們所謂的德智體群四育。鮑思高神父想栽培他的學生成為一個完善的人，故此他極重視宗教。他深信，如果人不是基於內心的信念，不是出於良心而行善避惡，那麼，外界的阻嚇或強制的方法，只能治標不治本。鮑思高神父又說：「教育者要時常利用理智和宗教。若他要人服從，達到他的目的，便該如此教

人，尤其要以身作則。」他鼓勵他們履行宗教供給他們的方法，例如祈禱，參與聖祭和其他宗教敬禮，聆聽天主的聖言等，藉此來增強自己的力量，堅固自己的意志。

未在鄧鏡波學校任教前，我在一所基督教學校任教。在這兩所學校工作，我覺得很開心，這真是天主的安排。我還記得 2004 年，曾經有朋友問我有沒有興趣轉工，但我拒絕了她的好意。雖然我所任教的學校將被殺，但我不能那麼自私放棄即將面對會考的一群學生，故此我將這件事交給天主，我相信天主會為我安排的。2005 年，朋友竟然又再致電給我，我相信這真是天主的安排，再給我一次機會申請這份工作，最後很感恩的能在這裡工作。學校時常向學生說，要感恩的心，要感謝我們的恩人，這是很重要的。現世代的學生不懂得珍惜，因為甚麼東西都來得很輕易，我們要讓他們知道不是甚麼都是必然的，要珍惜身邊的一切，凡事都要謝恩和感恩。

慈愛

第三個原則：慈愛。鮑思高神父的教育法在這方面有其獨特之處。因此鮑思高神父的教育法名符其實地也被稱為「愛的教育法」。鮑思高神父所說的「愛」，不單是內心的愛，而是流露於形的愛，是見得到，感覺得到的仁愛。鮑思高神父很多次強調，教育者不單要愛青年，也要使他們知道、感受到師長的愛護。看完了鮑思高神父所說的慈愛，腦裡即時出現了一個人，他就是鄧鏡波學校的朱翁，朱錫恩修士，雖然他現在沒有教學，但每一位學生都是那麼尊敬他，敬愛他。他正正

是鮑思高神父所說流露於形的愛，是見得到，覺得到的慈愛、和愛、仁愛。而我，我都很愛我的學生，我會幫我的學生補課，為學生準備筆記，為他們張羅這樣那樣，但這一切都是不夠的。我還很記得馮定華神父跟我說過「臨在」的好處，和學生練習口語的時候可以在操場。但到現在，我還是在教員室外與學生練習，所以我還是做得不夠。我很相信，凡事相信，凡事包容，愛是永不止息的。當我愛他們，他們也必定會愛我。

結論

鮑思高神父說：「在學生方面，這種教育法卻比較容易，令人更滿意，且更見效。在教育者方面確有一些困難；但是如果教育者熱心工作，這些困難便會減少。教育者是一位獻身造福青年的人，所以他該準備面對、克服各種麻煩，各種辛苦。」

鮑思高神父說得很對，選擇從事教育工作的人，是要具有高度犧牲精神的，因為這不是一份工作，而是一個使命。

任佩儀 (德雅小學)

一般學校辦學的目的，除了傳授知識和協助學生建立自學能力外，也要培養學生成為一個全面發展的人，就是在德、智、體、群、美五方面有所發展。慈幼會的辦學精神，除了提倡這五育外，還提倡更高層次的教育，就是「靈」育。慈幼會建立學校以青少年為對象，希望透過基督的福音，教導青少年人生的價值觀，以愛來喚醒他們的心，令他們的心靈與天主相通，好能敬天愛人，而學校的教育者同樣以愛心為重，與青少年建立信任的關係，令他們像家人一般相待，這樣學校就成為他們的家。每當學生面對困難時，基督的福音和學校充滿家庭的氣氛，便成為學生精神上的支持和力量，令他們在成長中找到智慧和喜樂。

要使學生找到智慧和喜樂，是需要教育者採用合適的教育法，把慈幼會的辦學精神實踐在學校教育上。這種教育法就是聖若望鮑思高所提倡的「預防教育法」。預防教育法有五個大原則，就是預防勝於治療、理由勝於強制、宗教薰陶生活、以真誠的愛心打動學生的心，以及着重全人教育。

要使「預防教育法」產生效果，必須按上述五個原則予以實踐。首先從預防開始；教育者要讓學生在安全的環境中成長，避免心靈受到危害，因為若果心靈受到罪惡的茶毒，需要花很大的力量，才能加以糾正。身為班主任的我，會友善地臨在學生當中；在小息、午飯及

下課後的時間，走到他們中間，與他們交談、玩耍，讓他們覺得老師平易近人，因而在遇到困難時，會找老師尋求協助。這樣便可以預防他們在面對困難時所作的錯誤抉擇，避免任何帶來痛苦的深遠影響。

當面對學生所犯的錯誤，切忌用強制執行的懲罰來解決學生問題，因為這樣只能強制他們的行為，但他們的內心，並未有真正認同老師的處理手法，師生關係只會變得疏離，達不到預防的效用。要得到預防的成果，就要先以愛去感染學生，了解學生犯錯的原因，令學生感至受尊重。當學生犯錯時，他們會覺得老師的教導是合情合理，並願意作出改過，這才是有效的教育。

接著，在學生的校園生活中，透過宗教的薰陶，例如：祈禱、開學彌撒、結業彌撒、宗教組的課外活動等宗教活動，校園四周宗教擺設等，讓他們感到主與他們常在，提醒他們「天主見我」，就算在沒有家人、老師和朋友的幫助下，也讓學生的精神獲得支持和力量，以免犯錯。當學生氣餒時，身為老師的我們，只能在學校暫時開解他們，然而，天主就能在他們心中，無論在甚麼地方，藉著祈禱，給他們清晰的指引，這樣他們從中便能得到安撫；因此，宗教的薰陶，在青少年的成長過程中至為重要。

以真誠的愛心，去打動學生的心、教導他們，才能使預防教育法有成效。平日「少說話、多行動」、「多鼓勵、多欣賞」、「多聆聽、多包容」來讓學生感受到老師對他們關切之心。學生做得對，應作出鼓勵及讚賞，例如：每個學期可作操行獎勵計劃，達到目標的，可給

予小獎勵，使他們的行為獲得認同；學生做錯了，不要立刻懲罰，卻應先提醒及輔導，多聆聽他們的感受，並加以鼓勵，令他們心悅誠服，師生關係良好，建立互信的關係，教學就更能得心應手。

最後，老師本著慈幼的精神，就是積極、愉快、樂觀、進取和創新，推行全人教育，使學生得到德、智、體、群、美、靈，六方面的培育。其實，在一般的事情上，也可訓練學生的合作精神。例如：學生定期分組製作壁報板，老師也可從中參與，並提點學生，建立良好的師生關係，況且，分組也可培養他們的合作精神，學習處理意見分歧的技巧。有時候，也可邀請學生和老師共同佈置課室，令學生對課室產生歸屬感，有家的感覺，同時，也可發揮學生的創意，和學會欣賞不同學生的長處。

身為教育者在教育的道路上，也會面對不少的困難，所以也要像學生一樣，要積極面對，不斷反思，並充實自己，在不足之處加以進修，這樣學生及家長都有所得益；以天主的愛去教導學生，不但學生可以從喜樂中成長，老師也能得到學生的信心，他們也會同樣以愛去推己及人，令校園、家庭，甚至社會也充滿愛的氛圍。

黃素琪 (聖安多尼學校)

慈幼會的辦學精神，就是聖若望鮑思高神父所提倡的「預防教育法」。當中三個最重要的、而又互相緊扣的元素，就是：「理智、宗教及仁愛」。根據這個理念，老師該用理由說服學生，以宗教信仰去薰陶他們的品格，並以仁愛去打動他們的心，最後再配合學校提供的德、智、體、群、美和靈六育，讓學生們能在一個像家庭般、充滿愛的環境下學習，使他們能體會到被愛、被尊重、被信任，從而懂得怎樣以真心和別人相處。

我從事教育工作已有十二個年頭。雖然算不上是資深的老師，但其中也有一點體會和感受。這十二年來，看著現今小孩的變化，速度之快，跟現在的電子科技沒兩樣，真是一日千里。如果沒有好好留意並跟上他們的改變，一下子就可以把你做好的準備化為烏有。現代的小孩，他們的喜好、思想、價值觀、外在條件、談吐舉止等等，跟我小時候有著很大的不同。但作為一個教育工作者，面對著這樣的改變，不能再墨守成規，一定得多花點心思、動動腦筋，看怎樣可以更貼近並融入他們的生活。

現在我是擔任六年級的班主任。班上一共有三十八位同學。跟一般香港的學生一樣，都很機靈，但同樣也有著一般學生面對的問題。管他明天要測驗或考試，他們仍舊不惜一切的捱更抵夜，沉醉在各式各樣的娛樂中，例如看漫畫、「煲劇」、「煲電話粥」、打遊戲機、

SMS，或是在自己的個人網誌上，盡情發表他們的獨特意見。結果是在翌日的課堂上呼呼大睡。

預防教育法給我最深刻的，莫過於鮑思高神父常常提及的，要關愛我們的學生。我也試著把我所學得的，運用在日常教學當中。在這兩年的時間內，班中幾個學生，也好像真的被我所改變了。

在我的班上，有一位女孩，她在去年上學期的時候，常常遲到，在課堂上睡覺，功課沒有完成更不在話下。最初，我懲罰她，硬逼她把所有欠交的功課統統補回來。她有嘗試完成幾份功課，盡量在課堂上不打瞌睡。但沒過多久，又故態復萌。我也曾經找機會跟她詳談，但她的回應總是淡淡的。不是「我不知道」，就是「無所謂」，更甚的就只有「哦」。好像整個世界、甚至她自己，對她來說，再沒有甚麼意義似的。

我嘗試去了解她多一點，才發現她遇到的家庭轉變才是問題的核心。小女孩的母親在她年紀還很小的時候就離開了她。父親在國內工作並建立了新家庭。她只好跟著年邁的祖母留在香港。父親好幾年才來看她一次，父女的关系很疏離。年邁的祖母不但不能照顧她，生活上的一切大小事務，反而倒過來需要這個小女孩打點。生活的繁瑣事情讓她喘不過氣，更遑論她的學業了。

了解了她的環境以後，我常常去找她閒聊，希望能打開她的心胸。從中我知道了小女孩的唯一寄託是看台劇，聽有關劇集的歌曲。好，

我就從這裡著手。慢慢的，我跟她建立了互信的關係。然後我鼓勵她嘗試完成每天的功課，希望她不要因為欠交功課而被學校記缺點。結果隨後的兩個星期她都能做到，把所有的功課都依時完成。為了獎勵她，我送了一張台灣劇集的原聲唱片給她。跟著為了讓她能持續的把每天的功課完成，我提議她每天留在學校裡把功課做好才回家。她一口就答應我了。

自此以後，無論我因病請假，或是因為私人理由需要早退，她仍然堅持留在學校完成功課才回家。遇到有困難的地方，更主動地去找相關科目的老師幫忙。

我盡力完成手邊的工作，然後跟她一起走路回家。盡量利用這段時間去跟她談談心。我們的話題越來越豐富。在回家的路上，我們談得很開心，我再不是她的老師，而更像朋友般無所不談。我也特別把我的手機號碼給了她，讓她遇有突發事情時可以跟我聯絡。現在，有時候反過來是她先做好功課，留在圖書館等我下班呢。

這些日子以來，我不敢說我改變了她甚麼。但看著她越來越開朗、做事情也越來越有信心、依時完成功課、每天準時上學、主動跟我聊心事，我也覺得十分的安慰。

回想起來，這可能就是鮑聖提倡的教育法。我嘗試接近學生，了解他們每一個人背後的故事，以公正持平的方式，去對待每一個學生，讓他們感受真實的愛。

作為一個老師，我覺得不單單是要教授知識，更需要的是讓他們建立正確的人生價值觀，培育他們的品德，讓他們發揮潛能。更重要的是讓他們在福音的引領下，保有一顆純潔的心，並在愛和關懷中成長。

雖然我知道我的力量很有限，但希望藉著不斷的自我反省，細心地觀察每一個學生，努力地協助他們，盡力地實踐慈幼會的辦學精神。

林惠苗 (鮑思高粵華小學)

「孩子們！我的生命是屬於你們的。我向你們保證，從今以後，我要完全為你們而生活。」「為了你們，我即使付上自己的性命也在所不惜。」這些觸動心靈的金句是出自誰呢？就是鮑思高神父。

鮑思高神父是誰？他是上主所派遣來的聖者，成為青少年的慈父和導師。鮑思高神父以和善的態度，以及獨特的教育法，使一群流離失所、無家可歸的孩子，得到了倚靠、關懷和學習的機會。他所開創這種以宗教、理智、仁愛的教育法，名為「預防教育法」，直至現在，此教育法仍繼續在慈幼會所創立的學校沿用，成為我們教育牧民事工的指南針。

秉承慈幼會的教育使命－學校是青少年的第二個家－我們要把學校塑造成一個充滿關愛的家，以理智來說服青少年、以宗教信仰來薰陶青少年的品格、以愛心打動青少年；經常臨在學生當中，以耐心、關懷對待他們，使他們有「家」的感覺。這一切關於鮑思高神父的事蹟，以及「預防教育法」的特點和心得，都是我進入了鮑思高粵華小學後，在這三年內所認識和體會到的。

不知不覺，在鮑思高粵華小學執教鞭已第三年了。這三年來，無論在教學上或教育學生上，我真的獲益匪淺。回想剛加入鮑思高粵華小學這個大家庭時，我是一位實習老師，不懂得什麼教學方法，心裡

非常緊張，尤其是進入課堂，遇到一些不聽話、愛搗蛋、常常擾亂課堂秩序的學生，會令我束手無策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小豐，就是這樣的孩子。上課時，他總愛交頭接耳與鄰座談話，非常好動，與同學相處並不融洽，易起爭執，更成為同學常常告狀的指定「目標」。面對着這些令人頭痛的舉動，有時忍不住會嚴厲地責備他、處罰他，甚至把他不好的行為寫在手冊上，通知家長。對着他，當時的我已用盡了一切的方法，但出來的成效不大，他依然我行我素，行為未見改善。正當我感到沮喪時，突然，我想起了鮑思高神父的金句：「人心好比一座堅固的堡壘，甚麼也無法攻破它，必須要用溫良和愛，才能征服它。」細想一下，難道我以往一直用錯了方法？我以為責罵孩子，就是一個解決問題的「最快方法」，但原來，它是一條「最遠的路」、最遠回到孩子心裏的路。於是，我嘗試改變方法，用愛去關懷、感染他。

從班導師的口中和自己的觀察，我了解了更多關於小豐的家庭背景。小豐是獨生子，爸媽常常出外工作，沒有人照顧他，正因如此，造就他與同學間產生問題。他很喜歡畫畫，於是我送給他一本畫冊，每天抽空「臨在」他身邊，與他聊天，並讓他把自己每天的心情和想法，畫在畫冊上。起初，他不敢跟我說太多話，慢慢地，他逐漸打開心窗，與我傾訴更多話題，更與我分享了他畫冊裡的傑作。當我翻閱他的畫冊時，令我感到最意外的是，其中一幅圖畫的主角竟然是我，畫中的我有兩個面孔，一個是憤怒的，另外一個是滿臉笑容的。細問

之下，在小豐心中，一個常常大聲責罵他的我，是令他最驚、最抗拒的；反之，一個滿臉笑容，用溫柔的聲線跟他說話的另一個我，是令他最接受、最喜歡的。原來，沒有學生認為老師責罵他，就是愛他的表現。當我們責罵學生時，無形中寬大了師生之間的距離。教導學生並不是獨沽一味只用責罵和處罰，而是用「愛」去教導他們，這種愛並不只是內心的愛，而是表露於形的愛，看得見、觸摸得到的。自此之後，他的行為慢慢地改變，性格也變得開朗了。

小豐的改變，令我深深地明白到「臨在」的重要性。在課堂裡，老師與學生的接觸只有短短數十分鐘，當中只有知識的傳授，並未能深入了解到每一位學生的內心世界。藉着小息，下課或空餘的時間，主動接近學生，觀察他們的行為，細心聆聽他們的說話，了解他們所需，參與他們的活動，從而慢慢地與他們建立友好的關係，做到亦師亦友。對學生而言，老師的一舉一動，都會記在他們的腦海裡。每當接近學生時，用微笑的眼神，溫柔的聲線，輕輕地撫摸他們，讓他們有被尊重、被看重的感覺。這樣，他們才會喜歡你、信賴你。

每個孩子都像一本書，都值得我們用心「去讀、去學、去愛」。老師們，讓我們變成一朵充滿生命力的「愛的太陽花」，用愛點亮孩子心中的光，照亮出孩子美麗的明天！

崔妙琮 (中西區聖安多尼學校)

慈幼會的辦學精神，是實踐鮑思高神父所提倡的預防教育法。鮑思高神父不是一位理論家，而是一位實踐家；他貢獻一生為教育青少年，雖然沒有留下許多教育巨著，卻被眾人公認為一位偉大的教育家。

鮑思高神父把預防教育法的原則，濃縮在這句精簡的說話裡：「這種教育法完全建立在理智、宗教和慈愛上。」它們彼此之間的關係，好像是一個三角形，缺一不可。這教育法的實施，完全根據聖經的說話：「愛是慈祥的，含忍的，凡事包容，凡是盼望，凡事忍耐。」

預防教育法包含三個原則。第一個原則是理智。為培育青少年，當然要運用理智，教師和學生都要善用理智。首先教師常應合理、合情、合法。不單學校裡的章程、規則和措施本身應該合理，更要適當地向學生解釋，使他們明白箇中理由，好能心悅誠服。

要做一個講理的人，教師應該認識青年人的心理和處境，以作一個公平的判斷。雖有規則，應一視同仁，可是真正的公義，要求考慮到每人特殊的情況。集體教育是必要的，可是並不足夠，真正的教育必需是個別的，因為每一位都是獨立的個體，與別不同。

教師尤其在判斷學生的過犯、或加以責備、警戒和懲罰時，必須合理。教師要非常明智和忍耐，用理喻和宗教，使學生明瞭自己的錯誤，而改過遷善。鮑思高神父對青年是有信心的、樂觀的；他雖然深

知人性的軟弱，但對青年理性和靈性的潛力，總是具有信心的。

第二個原則是宗教。鮑思高神父曾說過：「只有基督徒實施預防教育法，才能收到圓滿的功效。」這並不意味在非基督徒中就不能實施，或不能達到某一程度的成就。鮑思高神父想栽培他的學生成為一個完整的人，故此他極重視宗教。他深信，如果人不是基於內心的信念，不是出於良心而行善避惡，那麼，外界的阻嚇或強制的方法只能治標不治本。他引導學生反省而立定主意：「良心要我這樣做；為愛天主我要做這個，做那個。」

對信奉天主教的學生，鮑思高神父鼓勵他們履行宗教供給他們的方法，例如祈禱，參與聖祭和其他宗教敬禮，多次行告解聖事，勤領聖體，聆聽天主的聖言等，藉此來增強自己的力量，堅固自己的意志。鮑思高神父的宗教教育能恩澤學生，作育英才，陶冶他們的道德生活。

第三個原則是慈愛。鮑思高神父提及的「愛」，不單是內心的愛，更是流露於形的愛，是見得到、感覺得到的慈愛。他多次強調，教育者不單要愛青年，也要使他們知道，並且感受到師長的愛護。具體來說，鮑思高神父要求教育者與青年打成一片，與學生們常在一起，同甘共苦，以身作則。

鮑思高神父認為，與學生來往要親切，尤其是在課室外；沒有親切的交往，不能充份表露愛心；沒有愛心，便不能產生信賴。信賴能使學生變得坦誠率直，毫無畏懼地向教師披露一切。諸凡教師所論述

的，學生都會樂意接受，因為學生知道，教師愛他們。

在鮑思高神父的心目中，慈幼會每所教育機構，應具有歡樂愉快的氣氛，是一個充沛生命、活力、喜樂的家庭。

慈幼會的預防教育法，主張讓學生在正面文化中輕鬆愉快地學習；作為教師的我們，應時常亦師亦友地臨在學生的身邊，多提攜、鼓勵和關心他們。當中的一項理念，是要教師們不應以扮演警察的角色去監視學生，而是以愛心去關懷他們。因為親近學生和監視，是有天淵之別的。

我十分認同這一說法，因為我確信人與人的相處，應建基於互信的基礎上。只要在互信的關係中，很多問題都較容易處理和解決。相反，若果教師開始已對學生持著不信任的態度，這樣教師根本就不能從學生的角度出發，只會造成雙方有更多的磨擦，使兩者之間的關係僵化。

我們應該相信學生的能力，相信他們有能力完成教師對他們能力以內的要求。在教學的過程中，教師要求學生完成功課，若教師多以提攜、鼓勵的語句對待學生，例如：「我相信每位同學都有能力完成這一習作」、「我覺得你們一定可以做得很好」等語句，基於每一個人都有一份自尊感，他們都多能會做到。相反若教師時常抱著監察猜疑的姿態，預先已定立許多規條，並用警惕的語句對學生說話，例如：「你們若不能做到就會得到懲罰」等語句，在開始時已認定學生不能

達到目標。所以雖然是對學生有著同樣的要求，但出來的效果卻截然不同。以正面鼓勵的方式要求學生，使學生對自己有要求，自願主動地學習；在監察猜疑的方式下，則學生是被動而不是自願地學習。

最後，我認為預防教育法的每一項原則，都是值得老師們深思的；不過當中最重要，還是要與學生們常在一起，這樣才能多了解及多關心學生，才能使師生在愉快輕鬆的環境下學習。

鄺美玲 (慈幼葉漢小學)

近年來，香港的經濟嚴重衰退。很多人－尤其是有家庭的父母－為了維持家人與自己的生活，都不惜日以繼夜地工作，以致與人的關係日漸疏離。在缺乏父母照顧的情況下，很多小孩的行為便開始有所偏差，影響他們在學校內的表現和老師對他們的印象。

坦白說，我出身於一個沒有經濟負擔的普通家庭，而我又是一位新入職的教師，人生經驗和教學經驗，實在有許多限制。當我未加入慈幼這個大家庭時，我認為學生遵守校規，是一件理所當然的事。每當學生的行為有所偏差，我會很自然地認為，他們是一些要破壞課堂秩序的「壞份子」，必須加以責備。幸好，加入了慈幼大家庭和參與了多次新教師聚會後，我認識到聖若望鮑思高提倡的「預防教育法」。依據其原則，共有五點，包括：（一）預防勝於治療；（二）用理由說服學生；（三）以宗教信仰薰陶學生；（四）以真誠的愛心打動學生的心；（五）積極、愉快、樂觀、進取、創新的做人態度，去改善與學生相處的方法。這一切，對我的教學起著很大的正面影響。

回想去年、我初入教育行業的第一年，我便要接受一個很大的考驗，就是要做一個惡名遠播學生的班主任。在未正式開學前，已有很多同事忠告我，必須小心處理這學生的問題，因為他的情緒極易受波動，稍有一些令他不開心的事，他便會大發脾氣，或甚至會與人打架。還有，由於他的父母離異，母親又忙於工作，無暇照顧，他的日常生

活，便交由他失學多年的哥哥照顧。他的哥哥對其學業所採取的態度極不積極，從不理會弟弟的學業成績。故此，這名學生的學習動機很低，且經常欠功課，成績也不理想。

在開學初期，我的心情仍是戰戰兢兢，因為我很擔心這名學生，會在課堂上作出違規的行為……這「惡夢」成真了！這名學生經常在課堂上，做出一些違反規則的行為，例如因很小的問題而大發脾氣，又經常與同學發生爭吵。起初，我只採取一些較為傳統的方式，例如對他違規的行為，予以責備和懲罰。雖然這些傳統的方法，能即時令這位學生暫停，但很快他又故態復萌。更嚴重的，是他已漸漸習慣了責備與懲罰的模式，所以當我多次用這些傳統方法來阻止他的違規行為時，成效也漸見下降。於是，我決定改變自己的方法，利用在新教師聚會中學到的「預防教育法」的技巧，希望能和他多說道理，並以真誠的心去打動他，令他的行為有所改變。

在行為方面，我先與他一起訂立一些他能夠做到的課堂規則，並在他達到目標後，給予他適當的獎勵，以鼓勵他遵守秩序，和讓其建立一個正面的自我形象。最初，他仍不時違反自己所訂的規則，然而，在他每次違規後，我必定與他解釋為甚麼他的行為是不對，並要求他和我一起找出補救的辦法。漸漸地，他感到老師對他的愛和鼓勵，縱使他未能完全遵守訂下的規則，事後都能理智地指出自己的不是和應改善的地方。此外，雖然我本身不是天主教基督徒，我亦鼓勵他每當不開心的時候，可嘗試在心中向天主說出自己不開心的事情，並請天主幫

助他解決問題。漸漸地，他發脾氣的次數也逐漸減少，而且，與其他同學的相處也比以前和諧，可見他在行為上的進步。

在學業上，由於他過往的基礎不太好，尤其以英文的能力更甚，故在課後，我會主動提出給他進行個別輔導。為了避免讓他感到有壓力，我只是向他和他的家人提出一星期留一天，並向他的母親強調這是補習，而非「留堂」。初時他不太願意，後來在其母親的支持下，他漸漸明白老師的出發點是為了他好，他便歡欣地接受了這個安排，甚至在考試前，更主動提出多補習一天，好能在考試中獲得更好的成績。經過多月來的輔導，成績雖然未能突飛猛進，但他對學習的信心增強了，學習動機也提高了。

從以上的實踐中，我發現聖若望鮑思高所提倡的「預防教育法」，是真實可行的，亦讓我明白到一些重要的教學信念，就是「人之初，性本善」，沒有一個學生在出生時就是「大壞蛋」。很多時候，他們都是因為受著一些不利的家庭環境因素影響，才會導致他們的偏差行為。因此，只要我們不怕艱辛，並憑著我們真誠的愛心，必能觸動他們的心靈，引領他們踏上積極、愉快的人生路。

羅惠玲 (慈幼葉漢千禧小學)

學校是小朋友接受知識及學習團體生活的地方，然而慈幼會辦學精神，除了是培育年青一代外，還期望透過聖鮑思高神父，以青年為實、愛心為重、福音為鑑、學校為家、喜樂為懷的理念，配合其「預防教育法」，引導學生於德、智、體、群、美、靈六育上，得到均衡發展。

慈幼會的教育精神著重「愛」，聖鮑思高常提示教育者要愛他們的學生，要為學生提供一個充滿愛的教育環境，令他們感到被愛和被尊重，因為教育的本質，就是愛的傳遞，只有當學生感到教師真實的愛，他們便能發現自己的可貴，繼而學會自律，免受不良風氣的影響。

慈幼會辦學精神，對本人的教學有著重大的影響。本人是一名剛畢業的新教師，有幸進入慈幼會的家庭、接觸聖鮑思高的「預防教育法」。這兩年間，本人在教學上遇到不少挫折及挑戰，慈幼會辦學精神就好像一盞明燈，領導自己正確的教育方向。每當運用「預防教育法」後，在學生身上都看到正面的影響，更強化自己堅守慈幼會辦學精神的教學信念。

慈幼會辦學精神的實踐－時常臨在學生當中

鮑思高神父要教育工作者，經常陪同、臨在學生當中。本人認為這原則對幫助師生關係十分有效。由於本人在校內屬較年青的教師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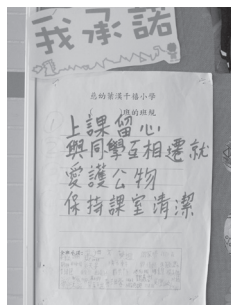
可能樣子仍有稚氣，很多同學喜歡與自己談天，自己亦常常在小息、午膳及放學後時段，與他們聊天及玩耍；我會與他們討論電視劇的內容，與高年級同學談論網上遊戲、猜謎語，放學後也會與他們玩球類活動。由於主動與他們交好，我發現他們開始放下對自己作為老師的戒心。最令本人留下深刻印象的，是於一名低年級同學的對話……

暑假過後的第一天，本人在課室門外，看到前一年自己班別的鑫深——一個較好動的男孩。由於本人是體育科教師，他很喜歡在小息時，與我玩小膠球及跳繩。當他看到我在課室樓層當值時，他興奮地跑到我面前說：「羅老師，你暑假有沒有去旅行？我去了泰國，還拿了相片給你看！」當我與他傾談他的旅行趣事時，他突然對我說：「告訴你一個秘密，我在暑假睇醫生切了『弟弟』，你唔好話畀人知啊！」聽到的那一刻，我感到莫大的安慰，因為我知道，一個小朋友對自己是絕對的信任；只有相信我是他值得信任的人，才會將那樣私人的事情告訴我。本人認為臨在，能令學生更愛老師，更會與老師分享自己的心事，時常鼓勵及關心學生，可減少學生因為身邊沒有人了解自己而變壞的機會。

此外，每當班內有學生缺席時，本人亦會主動打電話聯絡他們，詢問他們為何缺席；若是生病，本人會加以安慰一句：「老師很掛念你。」、「日後要多加外衣保護身體免再著涼生病。」等；這亦會令他們明白，老師永遠臨在他們身邊。

賞罰分明

本人在學期的開始，便會著學生共同訂立課室規則（圖一），令學生明白老師對他們的尊重和肯定。對於賞罰，本人會有明確的指引。然而即使學生犯錯，本人亦甚少責罰他們。有一次班內的女班長，運用自己的職權，到教員室偷取了老師的「印仔」。東窗事發，本人並沒有責備她，而是用了鮑思高神父所主張的「提醒及輔導」，與她分析整件事情的對與錯，以及事件對當事老師的影響，老師是何等的痛心。想不到學生對自己的錯深感內疚。數月後的聖誕節，她於聖誕咭上寫下：「我錯了，多謝羅老師，我不會再令你失望！」



以身作則、樂於參與

如前所言，本人是一位體育教師。上體育課時，太多體育老師不會與學生一同訓練的。然而，本人認為老師要以身作則，樂於參與，才能令學生信服，就如各學期的體能考試，本人會與學生一同進行 6 分鐘（低年級）及 9 分鐘（高年級）的耐力跑測試。有學生坦言，從來沒有體育老師，會如自己一樣一同參與；當他們看到自己與他們一樣辛苦地進行測試，他們對測試便更加盡力。

學校為家

本人喜歡佈置課室，將學生的生活照擺放在壁報板上（圖二），令他們對課室、甚至學校有歸屬感。我班的學生，會為自己的壁報板感到自豪，並常常邀請其他班的同學到來欣賞。此外，有關他們學校生活的點滴，我亦會盡量拍下，令他們明白，老師十分珍惜與他們的每分每秒。



總結

聖鮑思高神父的教育理念，仍有很多地方是本人未能成功達到的，當然本人亦會努力自我增值，即使面對困難，亦能努力為學生的福祉獻身，希望自己能與神父一樣，熱愛青少年，以愛的教育啟發年青一代，令他們不受現今社會各種不良風氣所影響。

韋春燕 (澳門慈幼小學)

兩年前我進入慈幼學校任小學教師。環顧這古老而又充滿活力的慈幼學校校園，我在茫然中看到了希望。鮑思高神父讓我來到他身邊，與慈幼大家庭的成員一起工作、生活。我可以參加這次的入職教師培訓班，欣喜之中帶有激動。

鮑思高神父教導我們，要孩子們常歡樂愉快。「快樂是最適宜的氣氛，使那些像嬌弱小樹般的兒童成長壯大起來。愉快是內心一種輕鬆、自在、歡欣、興奮的情緒，包含著一種詫異和神秘的感覺，也具有一些自謙和知恩的心情。」（《愛的教育法》P. 56）在課堂裏讓孩子愉快學習，享受鮑思高神父的教誨，學習知識。

這天，還是像平日一樣，學生們期待著上語文課。他們安靜端坐在自己的座位上，亮晶晶的眼睛注視著老師，心中的好奇溢於臉上。這節課題是教授關於環境保護的課文：《地球婆婆的嘆息》。我備課時設計這節課的重點是複述課文，教這篇課文要用到畫圖畫的方式複述課文。我先讓學生到黑板前，一人一筆，畫出地球婆婆年青漂亮的樣子。同學們可就興奮了，爭著把地球婆婆打扮得更漂亮。有的用彩色粉筆加畫樹木花草，有的為地球婆婆畫上笑臉。同學們在笑聲中複述課文，讀書的聲音比平時更響亮和整齊。接著，引導學生在地球婆婆漂亮的臉上貼些垃圾，學生們開心的笑聲停止了；安靜的教室裡，我感受到學生們的心情沉重。

這時，我再請學生到黑板前演繹地球婆婆痛楚的呻吟：「唉！痛啲……」「唉！臭啲……」。看著地球婆婆現在的樣子，同學們都說：「地球婆婆，我們人類對不起你。」有的學生說：「我不會在街上丟垃圾，叫我的朋友也不要丟垃圾……」又有的同學說：「我們澳門政府已經做了很多工作，印宣傳單張，叫大家愛護環境，多種花草樹木。」還有的學生說：「現在國外有的環保汽車不會排出廢氣，排出的是水份。政府要關閉那些對環境有污染的工廠。」這是四年級的學生說出他們的心中話。學生在這種互動的課堂中，一邊學習知識，一邊接受愛的教育，即愛父母、親人、朋友，更要愛「地球婆婆」這位老人家，如果地球婆婆不生存了，我們人類也沒有家了。

「兒童願意在愛的氣氛裡求學。他們把自己的成績，當作一份禮物，送給老師。心理學家的研究，很清楚地已經證明了，師生彼此的感情是否融洽，與學生學業的成績是否良好，二者之間，有著密切的關係。不僅是在師生之間，就是在主僕等人之間，也有同樣的情形。」（《愛的教育法》P. 208）

然而，在課堂中互動的活動教學，不是那麼容易順利實施。同學們喜歡「搶閘」發表自己的「感想」，而不顧課堂上的表現。正如書中所說：「在發育期前的孩子，開始顯示一些典型的特徵。有的是模範兒童，總不犯校規，為師長所喜愛，受同學們歡迎。有些是滑頭兒童，常逗人笑，甚至戲笑老師，造成混亂。一般來說，他想引人注意，要人愛他，也許他在家裏得不到充分的愛。有的是能幹兒童，受到人

人的欣羨，在運動場上風頭最健；打那些壞同學，他們自己也變得很嚴肅。有的是討厭兒童，常麻煩人家，因為他甚麼都想知道。有的是忠厚兒童，不會傷害別人，是人人的朋友。他需要多些鼓勵，因為他容易犯懶惰的毛病。有的是被忽視的兒童，誰也不會跟他開玩笑，誰也不會去理他，成為眾人的犧牲品。這種孩子最需要愛；只有這樣，才能希望他在學校裏有好成績。」（《愛的教育法》P. 213）在這裏，鮑思高神父教導我們，認識不同脾氣性格的兒童，目的在於用不同的方法去教不同的兒童，因材施教，讓所有的兒童在學校讀書，使他們能夠在品行、學業方面有所長進。

鮑思高神父教育兒童，有這一個秘訣：「容忍他們開始時傲慢無禮、暴躁不安、情緒憤慨的魯莽態度。少年發育時期，的確不是一個安定愉快的時期，卻滿佈著疑懼、憂慮、緊張和不安。」（《愛的教育法》P. 224）對於那些情緒穩定的學生來說，他的學習生活總是嘗試成功，愉快總是伴著他成長。相反，那些情緒不穩定的學生，學習生活中時有失敗，比如測驗考試有時不及格，行為表現總不能讓師長們放心；這些學生在課堂裏總是有麻煩的舉動，騷擾著上課的秩序。「這種游移不決、飄忽無定，忽而走這一極端，忽而又走那個相反的極端，在人生其他的時期，確是一種反常的態度，可是青年這個時期，卻正好表示青年的一個特性，他們正在探索嘗試。」（《愛的教育法》P. 225）

一天上午，同學們正在聚精會神地聽老師講解課文。忽然，前排

座位的劉同學高舉著手大聲說：「老師，我要上廁所。」這孩子脾氣暴躁、小器，上課總不安分守己，幾乎每一節課都搗亂上課秩序，而且上課時經常要求上廁所。因為學校規定，四年級以上的同學上課時不能上廁所，所以他的要求總是被我拒絕。他每次被我拒絕，都會用食指向天晃動，不服氣地說：「好嘢，算數！」不禮貌的語氣中帶有一絲絲粗野。這節課劉同學要求上廁所，我馬上同意他去解決急需。

原來上課前，我看見劉同學拿著一瓶在超市買的 1.5 公升大瓶水，一口口地往嘴裡倒，他喝了一肚子水，而這個空樽可以用來栽種植物。我先教他製作花盆，把空水樽作手工處理。劉同學聰明又有悟性，第二天他交給我的空瓶，已是一個被他用手捏出瓶邊、非常漂亮的小花盆。第二次，他又買了一個裝餅乾的大盒子，這個盒子的空間很大，好種植物。他把餅乾分給同學、老師吃，還留一些給父母和妹妹。頑皮的孩子通常孝順父母。

我教劉同學用泥種蕃薯、花生、蕃茄、茄子，又用水種馬蹄。其實我不要求他種植有收穫，只要求他在種植的過程中，上課要專心、測驗合格。劉同學第一次接觸種植，他感到新鮮、好奇和極度有趣，我的要求他都一一答應。他每天都問我：「老師，我乖嗎？還有其他東西種嗎？」在教導處的走廊，天天被他問同一句話，我真的有點不耐煩了。有時，他卻與我分享種植的心得。最近，劉同學帶他那長到約一尺高的蕃薯回校。在我的面前，他一時轉轉瓶子，一時摸摸蕃薯葉，要求我拿進教室給同學們看看。這時的他，像植物的生長一樣，

向好的方面生長、發展，他收穫的是改變脾氣的好行為和好的學習成績，我收穫的是事半功倍的教育成果。

在一次上課時，一位同學大聲說：「老師，他好像你兒子一樣！」其他同學都哈哈大笑。

鮑思高神父的愛的教育法，在書中隨處都可以看到。陳鴻基神父說：「原來忽略了愛，就沒有教育可言。鮑思高神父對青年確有一套，秘訣就是愛青年和使青年感到被愛。他的教育法就是愛的教育法。」

（《愛的教育法》背頁）兩年的入職教師培訓結束了，但我對鮑思高神父《愛的教育法》的學習不會停止。我還要學習其他更多方法，用在我的教學工作中。

何佑芬 (鮑思高粵華小學)

回首過去走過的教育路途，不管是聖玫瑰三年、培貞三年、庇道十三年的生涯，以至現今在鮑思高粵華中的這兩年，我始終堅持：「心中感覺被愛的孩子，就不容易變壞。」培養心胸視野寬闊和心靈純潔的孩子，比考測拿滿分和勇奪比賽獎牌，都來得更重要、更珍貴。

有時面對學生各種頑劣的行為，往往因不同的「害怕」而大吼大叫，用了錯誤方法而錯失了一個絕佳的教育機會。多可惜啊！破壞了兩者的關係所造成的傷害，不知道要用多少時間才能彌補。

當時我常反問自己：怎樣才可以做得更好？如何面對「害怕」？有甚麼方法可以避免錯誤再次出現？學生們明白那是關愛他們的做法嗎？我總希望能想出更好的方法來教育學生。

近年來，大多數的教室都被一種東西控制著，那就是「害怕」。

老師們害怕：怕丟臉、怕不受愛戴、怕說話沒人聽、怕場面失控、怕投訴、怕誤解、怕吃虧。學生們更害怕：怕挨罵、怕被羞辱、怕被排擠、怕被欺凌、怕在同學面前出醜、怕成績不好、怕面對父母盛怒。若在這個陰影之下的教育，那便是問題。

教育界人士都察覺教育出了問題，不同的教育方法不絕於耳，近幾年我所接觸到的有：愉快教育、樂學教育、創思教育、生本教育、多元智能教育、戲劇教育、小班教育、黑光教育、聲情教育、生命教

育……無論是那種教育法，都是為了讓孩子能發自內心喜歡學習，以及找到人生的方向。雖然這樣，各種類型的問題學生仍不斷增加，他們想要甚麼？我想，他們需要「愛」。

2007年9月，我來到鮑思高粵華小學任教，成為慈幼會這個大家庭的其中一員，在此我認識了會祖鮑思高神父，更重要是認識了他的教育理念，亦是今天慈幼會的辦學精神－預防教育法。

這教育法之竅門，全繫於「愛」——一種自如的、徹底的、超越的愛。鮑思高神父常說：「教育是觸及心靈的事。」「預防教育法」是一條心路，不但是陶成孩子的工具，也是靈修的途徑；是以牧民愛德為基礎，以家庭精神和喜樂為特徵，最終目標，是培育出熱心教友，和優秀的公民。

實踐這教育法它基於三個主要元素，即理智、宗教和慈愛。

理智：對青年人要合情合理。

鮑思高神父指出，「理智」是他教育法的基本原則，因為沒有任何真正教育，可以不使用理智而能完成的。他反對教師在教育青年上，嚴如苛刻的監督，不問因由便很快訴諸苛斥責打，極少運用理智。他希望青年能表達自己，能真正明白到教育者在必要時，採用明智審慎的紀律措施的目的和需要。他認為要培養青年人有一個開放及自然的態度，為青年人，成熟是極其重要的，因為真正的教育，是常設法助長和發展這種態度和心性。

為達到這目標，鮑思高神父希望協助青年人自我發展的教育者，必須明白甚麼叫做合乎情理或理智。合乎情理要由教育者自己開始，然後推之與人相處上，尤其是與易於粗心大意和衝動行事的青年人。

宗教：與青年同步走向基督。

在預防教育法中，強調倫理價值和教理講授的必需。鮑思高神父並沒有減低體育、智育、群育和情緒教育的重要性。他為了「全人教育」，大力倡導學生他日要成為有用的公民，好能建設一個更美好的社會。他認為達致這目標的唯一方法，就是借助宗教和倫理上的行為原則。推動和助長青年人按基督完人的程度成長，達至豐盈的生命和深化個人的聖德。真正的聖德（靈修生活）導人於愛德服務，引領青年在同學中行善。在慈幼會學校內，十分注重教育者本身的個人見證，以營造一個真正的宗教氛圍，讓較成熟的學生在同輩當中，成為助長青年靈修的日常歡樂酵母。

慈愛：獲得青年的心。

鮑思高神父成功的秘訣，就是用慈愛及溫和良善的態度贏取人心。他選了一段聖保祿的話作他理念的基礎，以推行他的教育法：「愛是含忍的，愛是慈祥的……凡事包容……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。」

在慈幼精神的書籍中，我們可以看到教育氛圍的重視，因為它能像滲透作用般產生教育作用，傳遞著價值和德行、理想和觀念、格言和教訓，這樣一個教育氛圍的功效是難以察覺的，但不失真實和持久的。

鮑思高神父設辦法去營造一個充滿家庭精神的環境；他用親切、友善、臨在、尊重、關心、熱心服務和個人責任來教育，使青年找到溫馨、愛心、保護、希望，喚醒他們的責任感，並在他們心中燃起由望德而產生的喜樂。

教師該如何把此精神實踐在學校教育上？

「預防教育法」完全建立在理智、宗教和仁愛上，在初步理解其辦學精神後，當中所傳達的「愛」非一般所講的仁慈、忍耐、關心、寬恕、犧牲……它還包含以宗教作為愛的引導聖德。真是始料不及一宗教使愛變得容易理解和接納。

為何這樣說呢？近年社會急促發展，環境的複雜成了一個大染缸，使學生過早接觸不良風氣，學生不像過往那麼單純，「愛」便滲有雜質和容易被曲解。

若舟是我班的學生，一位極渴望被愛而不懂去愛的小三學生。父母的離異使他自幼便在沒有母愛的單親家庭中成長，而渴望被愛、被關注、又自我的他：頑皮搗蛋又喜歡作弄人，常為了被人控告而生氣，繼而發生報復的行為，惡性循環由此而生。

開學初期每天不停聽到的是：「若舟用筆畫我。」「若舟打架。」「若舟上課發出怪聲。」「若舟拿了我的筆盒。」每次與他交談分析問題時，他會理直氣壯地說：「他為甚麼要告我，我只是想和他玩，我用筆畫他，他只需同樣用筆畫我便可，為甚麼告我？」「我用腳踢

他，他可以同樣用腳踢我啊！為甚麼告我？」「為甚麼同學不和我玩？」「我已經完成了堂課，我只是想去看他，去幫他，老師為甚麼責罰我？」

「我舉了手卻沒讓我發言，我不開心，就……」我的處理方法正如預防教育法所述的理智和慈愛：以寬仁慈愛態度講理，容忍他的自我、無知和粗魯，循循善誘給予時間，讓他反省及承認自己的過錯，作處罰前給予他友愛和預防的忠告。

人人心中對「愛」的理解和表達，各有不同的要求，有時「愛」會被曲解為無理、偏私、針對、姑息…因此把預防教育法中的「宗教」放在當中，成為一道通往彼此心靈的路，使愛變得容易理解和接納，那是我來到這裏教學才發現的恩典，感謝主，讓我遇到它－預防教育法。

「家校合作」是非常重要一環，如果大家沒有共識，那麼改變孩子的教育路程便會變得舉步為艱。若舟的家人只接受讚賞，不能面對犯錯，每當知道他犯錯，都會先訴說老師或同學那裏不是或不對，要引導若舟和他的家人明瞭知錯能改、推己及人、寬恕體諒等道理時，不是三言兩語便能理解當中意義，尤其是小孩，若借助宗教的行為原則，以及耶穌的教導作講解，便變得容易理解和接納。經過多次耐心地解說和接觸，才讓家長明白，為了預防孩子將來成長出現更嚴重的行為偏差問題，必須勇於面對現時所犯的錯，才是解決問題的最好方法，還讓他們明白「通知家長」孩子犯錯，不是只為了要懲罰他，更

重要的是為了想幫助孩子改過。

除了家長的認同外，還需要同儕和其他學生的理解。我班很多學生都喜歡坐在前面，都希望獲得老師多些關注，若舟也是，當把他調到前面坐，會有多位學生不停地控告若舟，接著亦有老師表示，若舟不適宜坐在前面。兩天不到，若舟就回到後面坐。那天若舟哭著說：「為甚麼這樣不公平，我不能坐在前面。」此刻是最佳的教育機會，是鼓勵他改變的好時機。接著，在當天下午課前祈禱後，便以宗教的氛圍，引導學生們向耶穌學習寬恕之道，要幫助同學改過向善，就這樣，大家都樂意接納若舟坐在前面。

教育最大目的，是帶給人希望，塑造健全人格。期待每位學生在快樂中學習，在學習中快樂成長。優質的教育具體表現，絕不止於成績分數；美好的教育是能幫助每位來自不同家庭背景、不同個性，專長互異的孩子能懂得「量才適性」，仰望自己的天空，找到真正屬於自己的成功人生。

來到這個慈幼大家庭中任教，當中的最大的喜訊就是：認識了鮑思高神父，認識了預防教育法。它絕對是一套美好的教育，是通往心門的鑰匙。在未來的日子仍會有不順遂的時候，希望藉著主耶穌、聖母的同行，堅持陪伴學生一同學習和遊戲，成為他們的良師益友；親切關愛學生的家庭精神，像媽媽那樣愛護他們；遇到困難挫折時絕不輕言放棄，一定要讓自己變得更好，成為一位值得信任的好老師。

李耀文 (聖安多尼學校)

教育是甚麼？對我來說，教育不是一份工作那麼簡單，而是一份使命、一份愛。我的使命，就是陪伴着學生快樂地、健康地成長。我時常臨在學生當中，分享他們的生活點滴，鼓勵他們表達自己，向他們灌輸正確的價值觀。這種恆常的實踐，根源於慈幼會「預防教育法」精神，而推動我向前走的力量，就是我對學生的一份愛、期盼與信賴；這就是「預防教育法」的精粹。我在聖安多尼學校服務了六年，接下來就讓我分享應用「預防教育法」的經驗：

1. 經常臨在學生當中

早上的班主任課、小息和午息是我進入學生生活的最好時間。我會跟學生聊一些生活瑣事，如我會問：「昨晚你看了甚麼劇集？」、「哪套是近期最好看的卡通片？」、「下星期的默書溫習了沒有？」此外，我還會在小息或午息時，和一、兩個學生坐在一起，談一談他們讀書和交友的情況，他們亦會主動分享學業上的佳績或獲得的獎項。這些交談，幫助我了解學生的喜好和生活，把我和學生的距離拉了，也讓他們知道老師是關心他們的。其實學生也想瞭解老師，在午飯時，學生最喜歡問我：「你今天的午飯是甚麼？是誰做菜給你？」這是學生對老師關心的表現。經常臨在學生中，我得到的絕對比想像的多。

2. 鼓勵表達及發掘潛能

我常常鼓勵學生在堂上多發問，他們的問題往往都不在我預料之內。記得有一次在英語課教授水果詞彙時，有一位女學生問：「老師可否教我其他水果的英文名稱，如火龍果、奇異果等？我想知多一點點。」又有一位男學生問：「I like fruit and vegetables. 為何 vegetables 要加 s，但 fruit 不要？」當學生學會勇敢發問，這就是「學問」，因為學問要邊學邊問。每一個學生的潛能也不盡相同，善長繪畫的學生，我會讓他設計壁報；發音特別清晰的學生，我會鼓勵他參加朗誦比賽。按學生的天賦，給他們分配不同的工作，啟發他們的潛能正是「預防教育法」的宗旨。

3. 對學生有要求

我對學生的學業和品行有清晰要求，每次測驗考試前，我都要求學生替每科定下達標分數，例如：英語運用要達到 85 分，倘若他們能完成一半以上的目標，我會給他們適當的獎勵，這樣可以訓練學生的自律性。當學生違規，我會勸告他，若屢勸不聽，我會教訓他以糾正他的行為，但我不會公開地指責他，更加不會出言挫折他，因為學生也需要被尊重。學生犯錯一般都是因為魯莽或貪玩，雖然是這樣，但老師絕對不能夠因為憐愛而對他們的過錯視若無睹，老師應該在適當時候糾正其過錯，平時老師要多用友愛的聲音提醒他們不要犯錯。若老師與學生已經建立了良好關係，當他需要懲處學生時，一個冷漠的眼神或減少友善的態度，已能使學生懊悔及反省。

4. 培養學生的「道德抵抗力」

早上我會用二至三分鐘的班主任課，跟學生討論他們應該做以及不應做的事情。一般來說，我會以最近在校內或校外發生的事情作引子，那些可以是正面或反面的行為，這些真實例子，可以讓學生好好學習別人良好的行為，以及警醒自己不要犯過錯。假設某位學生將拾獲的錢包交給訓導主任，其他同學就能夠從這位學生身上，學會不貪心及熱心助人的美德，相反若有同學或朋友引誘自己，會在便利店偷東西，學生應立刻拒絕及遠離這些不良友伴。班主任課一點一滴的分享，對學生能起潛移默化的作用，學生慢慢地就能建立自己的「道德抵抗力」，當他們有了這抵抗力，就能防止犯錯和免受外界的人和物引誘。

5. 愛、期盼與信賴

老師和學生的良好關係，是要以愛去孕育及維繫。然而，「愛」是不能立竿見影的；它需要時間、耐性及恆心來培養。我願意臨在學生中，傾聽他們的心事、分享他們的喜與悲，和解決他們的疑難。我對學生有期盼，倘若學生經勸告後，仍不能改過錯誤，我會繼續勸導他、提醒他，因為我相信終有一天，他會明白我的苦心，這就是我對學生的期盼。當師生之間有了愛與盼望，互信的關係就會牢不可破。

羅美娜

(鮑思高粵華小學)

進入教育行業約兩年的時間，在上主的指引下，幸運地終能在天主教學校裡工作、在鮑思高粵華小學任教。在教會學校工作，得到神長們的祝福，師生們的祈禱，大家彼此間的關懷，讓我感受到天主給我們的愛。透過這份愛，把它帶到我們的每一位學生身上，這是在教會學校裡所獨有的。因為愛就是教育，這是鮑思高神父的「預防教育法」。透過天主帶給世人的愛，讓大家感受到人與人之間的關懷和問候。

起初我對教學工作並不太認識，逐漸透過學校的各種聚會和活動交流，明白到教育工作，並不只是傳授知識給學生，還需要懂得怎樣和學生溝通相處，並切去了解學生的問題。求學時期的學生，心智尚未成熟，還是很脆弱的，需要大家的呵護，讓他們在完善的教育環境中，能感受到被愛和尊重，這需要教師們付出愛心和耐心去教育他們，並多些透過音樂、運動、戲劇演藝等，讓他們在喜樂中學習、交往和相處，讓他們像擁有一個溫暖家般，在一個歡樂氣氛的健康環境下成長。

鮑思高神父的一生，都是為教育青少年著想，無論他有多繁忙，總會抽時間與學生在一起；我也是朝著這個教育理念去接觸我的學生。我在學校裡，主要教授，體育和修身科。可能是教授這兩學科的關係，我能完全明白到鮑思高神父對學生們的那份關愛和照顧。體育課可算

是大部分的學生都喜愛的科目，在課堂中有很多形形色色的遊戲和比賽，都能提起學生的興趣，使他們各人都能帶著歡笑，懷著開心愉快的心情上課，而在玩樂當中，可以觀察得到學生的本性和行為，使我能更加認識他們。除了在課堂上能接近學生外，我較喜歡在課餘的時間接觸他們，可能是因為我是體育老師的緣故吧，體育運動是最喜愛的，很多時學生在打球時，我都會走過去看看，與他們一起打，那時候，我便是他們的隊友而不是老師了。每逢週六早上沒有課，我都會相約學生回校打球，透過課外活動，我拉近了與學生之間的關係，融入了他們的世界。日子久了，當他們遇到問題和困難時，都會主動來找我，我也會給予他們意見和鼓勵。我會設法讓自己能成為他們的朋友。

除了要在多方面去接觸學生、了解他們外，我們也要注意教師與學生之間的交談，因為教師所說的每一句話，可能對學生的印象影響深遠。有時在小息、午休或課餘與學生閒談時，會給他們留下很深的記憶。記得有一次在小息跟某位一年級學生玩耍時，在傾談中他邀請我週末到他家的店舖玩耍，他告訴了我地址和時間，我聽了後，本以為小朋只是隨便說說而已，一會兒便不記得，但過了幾天，當我在值日時，那小孩怒氣沖沖地跑過來，大聲問我為何沒有來，說我爽約說謊，那一刻我感受很深，一臉無奈。原來我一句簡單的回應、不在意所說的話，會令他不高興，給他帶來很深刻的記憶，接著我只好跟他玩遊戲來補償。自此以後，我深深體會到，老師對學生所說的話，真的可以影響很大。我反省自己在課堂中對學生所說的話，當學生頑皮

不聽話時，我曾在無意間、用了一些嚴厲的語氣責罵他們，在課後我自己都曾反思，這樣很可能會傷害到他們弱小的心靈。鮑思高神父不希望我們用權威或懲罰壓迫學生，而應該是合情合理的培育他們，用理由去說服學生，以真誠的愛心打動學生的心。這方面我可能做得不夠好，在處理學生問題上我未能管理得好，可能是因為我的教學經驗尚淺的關係吧！

現在的我，仍是在起步階段，在未來的日子裡，仍需不斷地吸收經驗和學習。我盼望日後能在各種遊戲玩樂時再拉近師生之間的關係，做到亦師亦友，給予他們信任和保護，並在言語間，要用愛心去關懷學生，令他們感受到老師的愛和關心。

承印 ： 康和印刷製作有限公司

版次 ： 2009年10月初版

國際書號 ： ISBN : 978-988-18416-9-8